群譚採餘　十畢

術數　禍讖　鮮解　考訛　雜載　盛謔

13
389
10

群談採餘卷之十

癸卷共六篇

術數
禍讖
疑解
考証
辯惑
戲謔

僧 3
門 8891
卷 10

予觀書每見先知之事以為如山人之辨茶菓康節之知議後事心虛之說此則非一日也又思史稱鄂里之智足以知身後之事及漢滕公掘地得石槨有三千年見白日之說則三代以来已有數學事乃一定但習之者特先知耳因畧數條併録於左以見代皆有人云自不知耳隋煬帝命麻叔謀開河至睢陽宋司馬華元之墓開穴漆燈棺帳遇風皆化為灰一石銘曰睢陽土地高汴水可為濠若也不迴避奉贈二

金刀後改為三段 麻叔謀被 又掘至上源驛之東得一墓漆燈
煌〻啓棺其人如玉髮生過腹撿得一石銘其字鳥
跡之篆云我是大金仙死来一千年數滿一千年增
下右流泉得逢麻叔謀塋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
俟一千年方登覩率天叔謀偷棺塋於城西今大佛
寺也又衛先生大經斟良人生而門〻讀書周知曆
象壽終塋於斟良之野開元中大水葬師慶奉詔鑿
無鹹河以溉鹽田掘至衛先生墓得一石刻曰姜師
度更移白南三五步又開元中江南大水玄宗詔馬
御史徃巡之至江南忽見道旁有墓浸水公念之命
遷於高原既發墓得誌石誌後有二十言曰兩後一
千年屾地化為泉賴逢馬御史遷我向高原驗其年
杲千年矣已上出宣室誌又江南保大中秋日伏兔
山掘得一玉函長二尺闊八寸中有鐵銘云梁天監
四年秋八月塋室於是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
憑来鵲出寶佐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乘夜
燈東隣家直閨隨虎過明徵字皆小篆後主國亡知
之者後王丁酉年生幸酉年即位至甲戌年國破應前

二句矣國破時曹操按甲於城南潘美統兵於北城
借古人二姓以明之東隣乃指吳越錢氏家道關是
無錢也錢王倣小字虎子又甲戌年亦舉國以入覲
皆驗也又高氏據有荆南日於山連鑿池得一石匣
扃鐍甚固啓視中有篆銘云此去逼陰則歇至宋祖
改元建隆國亡又沈彬即中袁州宜陽人幸之年自
定塋地子孫發土至七尺有石片既啟下乃得石墓
一所壁座花臺蓮花燈碗皆書石為之鐫鏤絶妙又
得青石銘曰開成二年閏雖開不塋埋漆燈猶未熄

晉待沈彬来已上出林異事又宋祖築殿得石有篆
書曰歲在申酉汴梁不守及徽欽北狩非申酉年殊
不知後杜充去東京之年乃己酉也又嘉定中有富
伯韶者俗稱賴布衣精地理之術至廣州為林某家
看其先隴以今中衰者由祖穴向稍偏斜所至因発
地得石有文曰布衣屬伯韶為林某塋此千載穀食
之地後學浅識不可輕改徐視石與原土封微不同
耳遂捨之出水東又至元十五年有軍廝名狗兄者
日出起
於杭北山橫衝橋墾土得一銕券云鳳門馬氏塋此

後云至元十五六狗児壞我屋出武林舊事又國朝景泰
間洛陽雨農訟一石於府一云己耕而得之一云出
己土中知府令畀石者耒視則有刻曰大明景泰乙亥
知府虞廷璽為我復興此窩其時正乙亥府主南鄭
虞廷璽也鄭意康節窩遂為建祠出冬餘閒亭錄今省志所
載無前十七字事恐涉術数而諱也又正德駕崩大
學士毛澄迎 世宗駕矣豪城過橋偪雨橋崩有碑
出焉碑文曰橋崩天子過碑出狀元耒毛乃孔治癸
丑狀元耳又建文時程濟陝西朝邑人四川岳池教
諭一日詣闕上書曰其年月日西北兵起國當有難
朝廷欲誅之告曰請繫之以俟其時不驗誅之未晚
也至靖難兵興適符其言遂釈出使為軍師護諸將
北行同退北軍俄有徐州之捷後不知所之後人
見其暮夜往祭徐州勒功之碑亦莫知所謂也文廟
遺徐見豐碑問此何為者左右以前失利於此某人
兩立戰功次第統軍姓名者 上大怒急令碎之復
曰且録碑中人名耒至則碑已鎚折録其名則程濟
之名正值鎚處而不可辯矣後 大宗登極照名誅

之程得逃難始知暮夜之祭　之也觀此則知前
之十一輩者亦若人耳深知理數但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不可違也

漢東方朔人謂天仙所謫也武帝嘗於七月七夕日以
金甌覆上林棗四十九枚以杖擊檻呼之曰朔朔未
来射此何物朔至徐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乃朔
木為林也曰湖未朔未者字音同東西東乃棗也七
月七日乃七；四十九也其上林棗四十九枚矣帝
大笑即以金甌擲而賜之

宣皇朝有術士董元素自江南来人言能役使鬼神
上聞之召見狀貌甚異之謂左右曰斯人不可測也
留於翰林中宿泊夜召與語曰聞卿頗有神術今南
中棋橘正熟卿能置之否元素對曰此小事請安一
盒於御榻前數刻間有徵風入幕啟盒視之棋子滿
其中乃奏曰此江南枝江縣棋子也遠處取恐遅上
嘗之甚驚嗟卿要物應不難也元素曰若非奉天命
臣何敢自取自取必有譴明日命一內家小児夜
上高樹以銀笛吹之宣元素聽之上曰近有此怪卿

為朕逐之素笑曰此小兒耳乃書一符飛之頃刻不
聞其聲明日喚小兒詢云方吹次似有人於口中探
去昏黑無計求也上又令後苑作一地穴如屋熙燭
於內入數人鳴鼓白素曰又如此怪卿可逐之素復
飛符良久不聞其聲翌日上責穴中人奏曰方擊鼓
吹奉中使宣旨不用擊也其夕又命穴中鳴之戒曰
任聞傳宣不可止也復不聞其聲問其由奏曰昨夜
陛下親到止約臣不敢違命上曰今夜更鳴之終是
我耒亦勿止也復不聞其聲隔日奏曰有 赤龍入
穴人皆驚走宣皇駭為異常賜資孔多前後奇術不
可勝紀後歸江南不知所終

後漢任文公善占數為治中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
日當有大水宜令民預為備刺史不聽文公自貯大
舟百姓聞之亦有為防者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
刺史笑之至日中天忽雲起須臾大雨驟至滿湧十
餘丈漂壞屋舍千餘家公遂以占術馳名

後漢方技李南女傳父風角術為人妻晨詣龔室卒暴
風婦即求歸辭二親姑不許婦號曰家世傳術疾風

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生癭者妾將亡之如期果卒

符堅入寇時會稽王道子以儀物鼓吹奉以相國之號求助於鍾山神故堅後見草木狀皆人形天竺間西番冦西安詔不空三藏誦呪禳之忽見金中神人不空云此毘沙門第二子往救西安後西安奏捷亦云西北有天王現形勝之朝廷因勅諸道立像故今佛寺有天王堂嘉靖庚子山西虜入冦朝廷楊旛設醮仗劒呪咀禳之後奏捷適是日以予論之左道之術亦或有之助正不助邪也故三事有驗而王貽遠之六丁不驗矣

蜀人欒巴入為尚書正朝會已得酒不飲向西南噀之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謝曰臣本縣都亭失火故噀酒為雨滅之驗實果火得雨而滅

晉王敦欲謀反夢以一水沖天而破次日問於郭朴朴占曰即未字也未可動作後竟被誅

晉卜珝少通易郭璞見而嘆曰吾所帶如也柰何不免兵厄珝曰吾大厄在四十一為御相當受禍耳吾亦

未見子之令弟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嘗之未見免禍翔曰子勿為公吏可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不能免卿相也後翔為劉聰軍將敗死於晉陽而璞亦以公吏為王敦所殺噫二人之術數可謂精矣人惟不知禍故不及避二人知之而卒不免非一定之數耶

隗炤晉人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而雖窮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之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朝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悟曰賢夫何善曰亡夫善於易而未曾為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善筮之卦成撫掌嘆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洞吉凶者也於是告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漸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

羌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唐桑道茂善數法為供奉李晟為神策小將道茂曰足下即貴某之性命當在公手能救之否晟笑曰供奉見侮乎道茂懷中取一紙大書其官銜姓名云所犯罪僭乃是逼近伏乞恩慈判命全者晟笑曰豈某道何語茂乞去准狀特放晟為書之後朱泚反道茂陷在其黨中晟往京城收遂徒數直人置旗下就戮道茂大呼曰某有狀取視之乃昔年所書也晟大驚即

釋之乃以道茂為上客

袁天罡子名客師傳其父術所言皆驗官為廩犧令顯慶中與賈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銀盒合一鼠令諸術數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師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啓盒視之鼠生三子果有四矣

唐玄宗時連日雨不止召梵僧不空止之不空遂於遅中涅泥龍五六滴水作胡言罵之有頃雨霽玄宗大喜厚賜之

耿聽壺者善能嗅衣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宮

人扇百餘襍以上及中宮所御令小黃門持扣之耿嗅至后扇云此聖人也默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歲上奇之呼入比宮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貴妃薨此其故物也後君候朝門內夏震微時嘗為殿省饋酒於耿、聞其壹知其必貴遂以其女妻其子、後娶其女時郭揀為殿帥耿謁之曰君部中有三節度使他日皆為三衙扣為何人則曰用虎彭輅夏震也虎輅時皆為將官獨震方為帳前佩印官郭曰周彭地步或未可知震安得

遽而乎耿曰吾所見如此可必也耿因與三人結為義兄弟一日耿謂虎曰吾數夜開軍中金鼓有殺聲動君三人皆當由是面顯矣未幾闇僖出師虎中和州輅為金州統戎皆以功受賞震則以誅韓功相繼獲殿岩虎亦忝馬師皆立節度使班悉如其言

遼史稱璘以卜名世遼太宗得于汗天祿元年上命馳馬較逸速以為勝負王問璘孰勝白奏赤者勝璘曰駟馬當勝上異而問之白曰今日火王故赤者勝璘曰火雖王而上有煙以煙察之青者必勝既竟如璘

言二事所論正同康節金短木長之事皆是論理

趙晉公在中書時聞丁文杲善射召至函置一物令射之文杲書四句云太嶽當頭生諸神列四旁其中有一物猶帶洞庭春発函視之乃用曆日第一幅裹橘一枚也又太宗置一物令射云有頭有足不石即玉欲要縮頭不能入腹乃壓書石龜也

宋杭州太守何中正初及第時聞郭從周精卜求占之從周贈以詩云三字未時八月圓一麾從此出秦州錢唐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間卧不還後中正果於八月十五日除知制誥貶泰州後改杭州而卒

蘇東坡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未嗾東坡方驚懼有一紫袍黄冠以柚障之叱虎使去及旦一道士来謁曰昨夜驚畏否坡叱曰鼠子敢爾木欲杖汝眷吾豈不知子夜来術也道士慚愧而退

毛繪遂昌人善畫入神常至曾山廣仁院其徒不之礼入佛殿畫一婦人乳一小兒於壁角而出遏夜有兒啼声怪之一日繪至僧語及繪笑曰若欲絶之甚易乃漆乳入口自此啼声遂止

李順暴戾名識淳化四年十二月蜀寇王小波死李順
継之明年正月己巳即蜀王位五月丁巳兩川招安
使王継恩克成都順乾攜開禧二年正月大將吳曦
叛蜀歸款于虜甲午即蜀王位丁酉受虜冊二月乙
亥隨軍轉運安丙奉詔梟曦于興州說者折順字謂
居川之傍一百八日折曦字謂三十八日我乃被戈
較其即位受冊之日不差毫髮又俱終始于蜀噫亦
異矣

賈似道有異志有一術士能折字賈以策盡地作奇字
與之折術者曰公相之志不諧矣道立久不可道可
又立不成公默不語礼而遣之恐泄其事使人害諸
途

宋徽宗微行過謝石測字書朝字令折連呼万歲問故
曰十月十日非聖節而何高宗未登極時用杖就地
上書一字令測曰土上一字王也終王天下又寫一
問字曰左看是君右看是君而何議都杭州書
杭字測曰亢木又来後呆再至春檣當時掌國事書
春字測曰秦頭太重壓日無光帝為改容遂忤檣隱

不復見寧宗時史彌遠謀誅韓侂冑召術者書死字令側蓋一字下夕從七也曰一夕變化明日果濟寧宗不預復書死字則一字下夕從七也曰此夕厄矣寧宗果升遐大元相哥丞相元名桑歌拜相後延術者書桑字測曰今己作相但欲知在相位年月久近曰木字十八字也上有三箇十字在相位當有四十八箇月桑歌不滿意遂更茗相歌復書相字令測曰目字橫看又是四字若是則橫直只四十八箇月至元幸卯正月敗其言果驗

李度字孟容見一先生名全真牛五十餘相貌魁偉嘗坐省東茶肆所言輒有驗度遂以出處叩之全真曰子仕不在北方且宜南歸四十後方可食祿臨別偈曰時辛全真田子第識之後下乱矣度曰國初時已有至貞全真田子第識之後度南還至閘洞聞改至元心益信之及改至正則知貞者正也四十後方神饒州府史夫全真之言如燭照數計不知果何術也豈非至人乎

宋末時有富春子善風角鳥占賈似道招之一日和以

飲食之事乃密邇叔字緘封之明日賈宴客湖舟至暮賈立船頭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之句座客寥瑩中言日已晚可拆封觀之諸事不及惟有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八字衆皆驚賞

淳熙己酉哲文俟勤詔以北宮為重華宮光宗既登極群臣奉表詣以誕聖日為重明節如故事時光君吕還省闥過鄉邦維舟琵琶亭新暑初棣小憩亭之有術者以拆字自名過焉因漫呼問家人字積多奇中余飲之酒忽作而言曰近得邸報乎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在是矣先君掩耳起亟以數僕謝遣之既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與太乎興國一人六十之識無異豈數乎抑符合之偶然也

蘇子瞻謫儋州以瞻与儋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也黄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駭謔之意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北歸乎雷字而在田上承天澤也子由其朱丈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潁十餘年魯直竟卒于宜

宋時有尼妙寂初嫁大賈任華父升與華往長沙經商忽夢父泣謂曰吾與汝夫湖中遇賊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夢其夫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夢覺疑莫能解有李公佐能解曰殺汝父申蘭也殺汝夫申春也蓋猴申生車去兩頭為申字門東草為蘭字禾中走穿田也亦申字一日加夫為春字妙寂乃易男服泛江湖詢訪有申村丶中有申蘭申春兄弟因往求傭年餘乃知其殺父夫之盜俟二盜飲醉妙寂奔告有司而獲之詞伏就法定罪妙寂乃從釈教為尼

李公解夢神哉

元主召一術士問以國祚何如對曰國家千秋萬歲不必深慮除日月並行乃可憂矣至是大明兵至而元亡

皇甫仲和河南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文皇北征表忠徹以相從仲和以占從一日師至漠北二人皆不見虜至上意疑欲還師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間虜至日何方曰自東南勝負如何曰王師始却終必勝召忠徹問之皆如中和之言上怒曰汝二人朋

比敢我即戒之曰今日虜不至二人皆有死命太監
往伺之日中不至復召二人對如初頃之太監奔告
曰虜大至矣初得安南神鎗虜一人直前即以神鎗
中之二虜直前復以神鎗中之虜按兵不動頃衆齊
發上登高望之召總兵譚廣謂曰東南不已却乎廣
率精兵舞牌斫其馬足虜少却已而疾風揚沙人不
相見虜去詔欲乘夜引還二人曰不可明日虜未降
從容而去明日虜果詣軍門納款曰不知乘輿在是
賜以幣帛乃還

正統十四年仲和老矣大學士曹鼐與薩時有旨親征
鼐急啟與議曰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可止乎仲和
曰不能止也紫薇垣諸星皆動矣曰事將若何仲和
曰以老夫計之當先治內而後行曰已有旨某監國
某從仲和曰不如立儲君而後行曰東宮幼且未易
立也仲和曰恐終不免於患土木之難虜騎逼城下
城中人皆哭仲和登高望謂家人曰雲頭不向南乎
曰然大將氣至虜將還矣明日楊洪曰宣府某自
太同入拔虜遂過

弘治時閭縣人高鳳善卜遇物輒以意推不專用易也傳鼎未第時求占鳳曰君第一人也既而杲然或問其故鳳曰吾適剖柳子而傳君至其象解圓當爲解元後閩縣林士元亦舉第一先數日鎮守內臣欲預知其人書一興字令占之鳳觀尊意得無在興化乎不然也今所書異字乃從俗省書也其人在中而八府俱下又閩城矣鳳高中多此類鳳嘗自占語人卜若可信鳳儒學子吏矣當至五品京職不知何從得之弘治間召入宮中占驗思授工部郎中

禍讖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後秀爲中書令岳省南見之因嗅曰孫令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知之不免後收石崇歐陽建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詩曰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北魏孝昌三年二月洛陽平等寺金身雨日垂淚遍体俱濕時人称爲佛汗如此三日而明年雨朱栄入洛

誅戮百官殆盡宋靖康元年立春先一日太史局勾
芒神流淚滴襟袖是年徽欽被虜正德間劉六輩及
於山東木至曲阜而大聖人像面汗出其孫衍聖公
以布拭之拭而復出後賊至盡擄每朝所賜豈非聖
人先知其厄耶

隋煬帝幸維揚後宮十六院皆隨行帝御龍舟夜半開
歌者甚悲詞曰我兄御宴呆饑死青山下今我挽龍
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饑路糧無此少前去三十
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出視泣烟草悲損門內
妻望斷吾家老安得義男兒焚此無主屍引其孤魂
回負其白骨歸帝遽人采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心煩
傍徨通夕不寐

隋大業九年煬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
云河陽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
結菓自然成帝聞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曰孰使汝
歌也宮女曰臣有弟在民間因得此歌道途兒童多
唱之帝默然久曰天啟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宮水
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

中吐艷戀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臣皆不曉帝曰休問他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太宗曰此皆民膏血令焚之

唐明皇與貴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統宮妓百餘人帝統小中貴百餘人排兩陣於掖庭中自為風流陣以霞帔錦被張之為旗幟攻擊相鬬敗者罰之巨戢以戲笑時議為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之亂

秦觀字少游號太虛高郵人与蘇黃齊名嘗於夢中作好事近一詞云山露兩添花丶動一山春色行到小

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西化龍蛇夭嬌掛晴碧醉卧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其夜以事謫藤州竟死於藤此詞其讖乎少游同時有賀鑄字方回嘗作青玉案詞悼之云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樓花院綺窓珠戶惟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衡皐暮彩筆空題斷腸句試問閑愁却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山谷有詩云少游醉卧石藤下誰与愁眉唱一杯解道江南斷腸句秖今惟有賀方回近代劉菊莊題云名並蘇黃学更優

一詞遺墨至今留無人喚醒藤州夢淮水淮山總是愁不勝其感慨因憶賀黃二作併書之以見少游固竟沒於貶所而山谷尼於成樓之死尤艱哉噫咏詩之日孰知又為少游之後耶

張嗇言王荊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乃故郡牧吏其死已久矣荊公驚問何故來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未荊公恰然問雲安在吏曰見今未結絕了如要見可於某夕暮庶下切勿驚呼唯可令一親信者在側荊公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

幞帶擁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拘一囚自大門而入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廷下血汚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雲也雲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滅荊公哭幾失聲為一指使掩其口明日荊公薨

宋學士杜鎬博學有識一日耳露降于壇庄子弟喜而奔告杜愀然不樂子弟詢之杜曰此非耳露乃在錫也味與糖同吾其衰乎蓋雀錫味耳白色其臭如松脂嚼之膠舌耳露色微紅凝結如珠馨香而有酒味食之諸竅皆爽無何杜死相繼而喪

秦京臨卒前一日詞曰八十一年往世四千里外無家
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回玉殿幾度宣麻只因貪寵憲
榮華便有如今事也此謂不成詬況京死年八十此
必惡之者托名為之也後見宣和遺事載有此詞乃
西江月也月餘京卒可謂識也遺事詞曰八十衰年
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遥望神京泣
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繁
華到此皆成夢話

宋徽宗政和間有事南郊出南薰門見雲間人物隊仗
以為天神來享蓋方士所為也乃詔諭天下建道觀
以迎真名之後淵聖出南門見虜首正應迎真之識
自政和以來崇奉道教京師宮觀多以真字為名如
通真會真集真之類乃女真犯闕之識又自禁禦及
貴近由園皆以庄或村落名之亦京城殘破之兆
歲將饑小民餐必倍俗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見
也宋開禧兵興之先江西杲木秋冬生花有山礬而
生梔子花桃实而生李子实此天地之氣先乱也馮北
山為羅大經言之閩嘉靖丁巳戊午年倭賊至亦先

右此異

宋政和七年詔脩神保觀即俗謂一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男女員土以獻名曰獻土又有為鬼神飾巡門催納土者人物絡繹帝乘輿亦微服以觀之或謂蔡京曰獻土納貢皆非吉語也後有旨禁絶政和後帝巾裹衣服喜同臣庶実欲為朝門之事而苑囿皆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聚珍禽奇獸麋鹿鵝鶴動數千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為不祥靖康初虜騎

犯闕景符納土獻土之識矣

宣和五年間每夜滿三鼓街衢稍寂滿耳聞大吹竟禁城百萬之大俱嘿無復聞人竟傾耳聽之不見犬也當時已為異及靖康末虜犯京師至今都之始悟其異晉書載廬江何家忽聞地中有犬吠掘得一犬并雛雄二雛後里中有蠻狀之禍

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朝金民恭居京師甚佑有臻逢之者為節而舞人無不喜聞逢歌每和鼓和臻逢外頭花裏頭實但其音而効之者其歌曰臻逢

着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本虜讖故京師不
禁然次年正月徽宗南幸次年二聖北狩又有伎者
以數丈長竿紫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於小
棘坑中無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
州前人田上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
後頭此亦虜讖而北禍可怪置外州其妻年四十居望春
宣和初都丁有朱節以罪置外州其妻年四十居望春
門外忽一夕願額痒甚至明額出長尺餘人問其実
莫知所以賜度牒為女冠居於家蓋人妖而女胡犯
關之兆也又淮南民間兒四歲自耳目下皆生鬚長
寸餘能作大字其父入都持兒示人曰得數月餘
人傳曰於某處看胡兒也亦胡寇之警云
徽宗崇寧間曾夢青童自天而下出玉牌上有字曰丙
午昌朝真人當出上覺駭號於簡札謂丙午年是昌
盛之時真仙當降乃預製表詔書具陳夢意令天下尋
訪異人以紹揭于寶籙宮然四方了無異人至乙巳
冬內禪欽宗即位竟當丙午之朝矣而次年金人犯
順有北狩之禍僕音從徽宗北行每語青童夢怪其

無驗後乃悟曰豈丙午是猖蹶之朝而女真之人出也孟事未經變不能悉其婉言道教之方盛也一時詔令章表皆指佛為金狄焉試舉其畧政和元年四月詔曰朕每澄神默受帝命打正訛俗閔中華被金狄之教盛行而至真之道未正宣和三年十一月詔曰噫金狄胡風陰邪之氣源流派分便信者以寂滅為樂豈非陰氣襲而陽晦散邪枝靈素凡四五表皆以金狄為語如賀神霄降云蠢金狄之戚羣于毋霄之正法如謝駕幸宝籙院聽講大

洞經云幸際玉霄之主是膺金狄之風又云金狄至而華風褒又云期霄金狄之魔而宣和元年道德院方奏金芝生車駕幸觀因幸蔡京家鳴鑾堂置酒時蔡京有詩徽宗即席賜和曰道德方金喜迭興万邦從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為主不待春風便発生其後女真起海上滅遼陷中原以金為国號識金狄之禍而金帝之未不待春風蓋虜以靖康元年冬犯京師以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時太史預借春出土牛以迎新歲竟無神於事則徽宗賜和之句意符其

識可勝嘆哉

徽宗遜位前一年中秋後在苑中賦晚景一聯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寫示宰臣甚為得意皆称賛取對精切格韻高勝聖学非從臣可及然次年戊馬犯順國號金亦先兆金世界也

宋淳祐戊午間三山繆文龍幼学京庠與陳魁峰相厚善一日辞帰求陳魁峰書為介紀揭建漕節齋陳昉繆意漕陳當路書天必可規求權局帰次僧之江山縣乞靈於江郎廟神賜夢遊一所官舍廊廡深有

士官數輩巍冠博帶翔遊其間少頃有一人捧一碗飯進與繆心下視之則真珠飯也飡米及半進飯者復奪之初未測其意及來富沙校書於節齋心謂繆曰西津鎮建安書院存朱文公真西山之祠今請君為質一月可得官緒五百貫之俸少為養廉之助繆以漕向來恭至書院一如夢中所見會食堂中飯未畢繆之母訃音至也一飯米竟即以憂去信知人之飲啄莫非前定真珠飯者乃朱文公真西山二賢祠云

朱度宗時陳文龍興化人在大学士神岳侯請交代自揚必死浥怛不樂既而及第仕宦顯達前夢不復記及守鄉郡又夢神言交代後着年月日曰至元心丑駭愕未幾國亡家陷身俘至杭拘繫病將絕以前夢語故人趙有得者因嘆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宋皇未亡之前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後果卒

岳武穆至金山僧道月送之登舟囑云風波塵下浪湍十万留心把舵牢謹備同舟人意又將身推落在波濤又曰將軍此去莫心焦未審金牌氣怎消滾滾風波須子細牢心把舵要堅牢秦檜果陷飛於風波亭下

賈似道齊雲遊道人於西湖道堂齋薛祇候平章未至忽一婦人抱一子至曰平章設齋豈不及我既与一分持以遺子乃頓子於齋堂卓上復入求齋家厭之又慮平章將至恣取与之未幾平章至左右叱之去無及婦人抱子趙避小閣子遺棄草上不暇揩拭用鉢盂蓋覆俟平章展辦後衆欲除之舉鉢不起婦人

亦不見衆以為怪乎章命左右併力撤之亦不可得
於是焚香設拜鉢乃拳得片紙有詩三句云得好休
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衆以勉其退閑而不知
綿州之意後德祐誤國遭貶卒於漳州木綿庵方應
其讖

宋理宗宮中擊前後掩視名曰上馬裙又以粉黛於眼
角名曰淚粧四方效顰其亦過北之識乎

宋德佑丙子元師入臨安宮文煥時駐軍江碕宋方幸
舁陷危而海潮三日不至師迄無虞於是元人獲口
地利宋都以覆及祥興已卯元師下廣海張弘範遂
進攻厓下衆欲退師少休而是日海潮不退勢難回
卻於是元人盡日力戰客祚以滅大潮汐在天地間
長落有時號稱至信而一則不至一則不退豈江海
百神亦陰受職於胡虜而默相之耶氣數先定矣

宋熙寧九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東南望之捲天如
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捲去縣令兒女奴婢雲中復墜
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亡失者不可勝計縣城悉為
丘墟遂移令縣

宋理宗一夕夢二僧曰二十年後還小僧此殿覺問辜相馬廷鸞馬曰胡僧夷狄也二十年後必主夷狄于殿下稱藩矣上命紀之馬遂立碑忠以宋殿先是自某殊不知宋宮原是錢王宮殿但展而大之夢僧收殿正後馬五詩之基葉僧楊璉真伽主其地是其驗也德祐二年宋亡至元十四年為寺逾數至於理宗夢時正二十年矣

元至正初楊子江一夕忽湧舟楫皆閣於塗中露右錢貨無數蓋是累年覆舟之遺物也人爭取之潮至輒走潮退復然亦有走不及而淪死者如是累日江復安流識者曰此江殞也其後果先失江南

至正九年間河内民家養蚕及熟而上箔共結成一幅宛如旗狀久一家蚕數十共結成一繭大如數石甕蓋亦保出之孽為兵之兆也

至正申午乙未年龍泉縣人家有一鷄二形一邊毛羽純雄一邊毛羽純雌既鮓雄鳴又鮓雌伏蓋氣之垂乱羽虫之孽也又江淮郡鼠擁集如山尾亡相啣度江過江東來湖廣群鼠數十万度洞庭湖望四川而

去夜行畫伏路皆爪蹊不依人正道行皆遵道側其
羸弱者定不及多道斃焉

庚申帝召文武百官軍民議戰守之計逢明會議端明
殿及閤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帝見嘆且泣曰宮禁
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朕
不可復作徽欽銜璧求活為天下笑即命此狩宋三
日元京遂沒

庚申帝幼年遠貶南服舟泊清江忽有二老猴登舟獻
菓而拜及云便人尾之至山洞中群猴凡四五百上
命近寺僧每日設飯飼之及発酉還都登極郡猴復
相率拜送餘猴數百皆去忽其中大猴卒元者三十
六牧當時惘然莫知所以蓋甲酉猴迎拜見祥也送
死示蘗也庚申帝既貶而得国在位凡三十六年而
亡国蓋天示之象也在昔唐明帝酉生酉雞明皇好
鬬鷄兵爭象也其後卒有祿山之禍也

常山道旁神祠中有詩云茶蘼香盡惜春寒人掩重門
燕子閑敲斷玉釵銀燭冷計程應說到常山此鄭亦
山詩也聞其題詩之多妻在家亡蓋斷釵識也

張士誠委弟士信為丞相守杭後復入潘元明取弟回
姑蘇謀固時士信專用黃敬夫蔡彥文葉得新孫三
人黃書生蔡業醫葉星士也吳中因作十七字詩丞
相做事業專用黃蔡葉一夜西風起乾癟至吳元年
九月初八日癸未是日西風大將軍徐達攻破姑蘇
從西門進兵擒士誠等始知為誠也
洪武三十四年詠梁国公藍王收藍堂蔕余人殺之以
征雲南千万余人故也初出師時諸將千余人陛辭
時上召玉論方呼諸將去三呼而三不應玉举袖一
麾諸將盡起　上甚悉之後以其事誅之所謂三呼
不如一麾四蔕餘人之命皆基於此矣
洪武間句容張國瑞其園生並蒂瓜獻於縣尹
進之朝廷朝廷薦之宗廟布歌誦傳美於時後張氏
兄弟為伺姓者誅連于罹皆棄市二首結連其髮正
顙瓜之並蒂人謂非瑞乃禍兆也国瑞子三歲發赤
水從軍生四子十一子在赤水生子孫一百余
人一子佔于四川亦生子孫百余人一子後業南京
子孫亦百余人四五百丁又信瓜蔓之徵禍兮福所

倚禍兮福所伏誠哉是言也

太祖一夕夢二龍鬪殿中黃勝而白負明日見建文與成祖同戲又着白心知後必不協且見建文頭顱頗偏髡緇之具戒曰必嬰大難乃發靖難師臨城啟視一刀一度牒有勅曰欲生懷牒為僧遜地去不然自盡連焚宮去地道出東南當時齊泰王子澄知之而傳於人故也 詳見傷感門

建文時新宮初成見男子提一人頭血色模糊直入宮中大索之無得也夜宴張燈忽不見人狐狸滿宮徧置鷹犬逐之不能止日赤無光彗掃軍門熒惑守心犯斗山崩地震錦衣衛火武庫自焚文華承天俱燬

皇考既諡懿文諱又曰允炆皇子生又名文奎識者謂臣下儒生之稱改建文年號蓋王訝曰胡乃重複至是使臣民遍知年号豈不祥也小子見其敗矣

洪武改元山西童謠云少做衣裳少做鞋過了年下去南臺改年太原晉寧皆陷其人多徙於南方

李迪先生蘇州吳縣人也能文章善詩一夕夢人執其手書一蘇字又謂雨必見殺於此文也先生疑之九

蘇姓者皆不接見後本府太守某婦府居于衙之右
不称文東武西遂遷於張士誠故址之地衙官惡之
誣奏太守欲復王業　上召至京斬之先生為太守
作上梁文亦棄市嗚呼異哉憂乎
少保大司馬假塘于啓憲公諱昌春初監脩京城時見
石灰因口占一絶云千槌萬鑿出深山大火坑中鍊
雨頽粉骨碎身皆不顧自留幸苦在人間後此公因
主易儲慷致大禍此詩為識也
少保于公題梁白一事一度伐枝柯万木叢中苦敢
多為國為民皆是汝郤交桃李聽笙歌題大曰護主
有恩當食肉郤啣枯骨脫饑腸于今多少閭狼虎無
益於民盡食羊二詩不類于公本集之句予聞之先
輩則曰聞有親筆於其家蓋句雖俚而意則尚也似
其為人或不經意而去省若乎怕薨菰之詩亦然或
曰大詩乃先正李時勉者未知孰是
天順癸未會試監試御史宋時有不因南省火怎得狀
元焦之語時人謂今焦御史監試能無忌乎未幾春
闈果被火市諺曰御史原姓焦料場被火燒是皆偶

然符合亦有定數未可強謂附會之說也

正統十三年及第當上表謝　恩心之且以起早隱几睡重不寤竟不及上殿時謂元首失了明年遂有駕留虜庭之變不亦失元首之識乎

景泰辛未狀元柯潛人謂柯与哥同音朱幾英廟還自北虜退居南宮不亦哥潛之識乎

成化庚子五月內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雲山約長四百餘丈距金沙江計二里許一日忽然山裂中分其一半走移于金沙江中与兩岸雲山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動江水壅塞逆流淹沒田苗蕩折民居州府具申上司鎮守太監等官具聞諸朝時雲南屢有邊報此山之兆也

弘治戊午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知有被傷者大司鈞陽馬公撝野歐入城亦宜既恭問守衛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何孟春謂同列曰熊兆既當備盜亦須慎火司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毀焉或問占出何書春曰余不曉占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高

世則謂其倅趙元綯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
杲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予憶此事而去耳不意亦驗
唐寅博学能文弘治間省試南都第一試礼部為市科
目事逮繫而歸又緣故出其妻初為諸生時作悵〻
詩云悵〻莫怪少時年百丈遊絲意惹牽何處逢春
不惆悵何處逢情不可憐杜曲莉花杯上雪灞陵芳
草夢中烟前程雨袖黃金淚么拿三生白骨禪老後
恩量應不悔衲衣持鉢院門前豈非詩之讖乎此公
私印有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又有龍虎榜中名第一

烟霞豪裏醉千場又曰普救寺婚姻案主者觀此可
知矣
唐寅繫獄事是歲主試学士李東陽程敏政俱有時
名敏政発策以劉凖降格退齋記為問罕知者江陰徐
経与南畿解元唐寅條答無遺二子矜誇喜躍輿議
沸騰謂敏政賣題給事中華昶劾之敏政在闈皇惑
失措自言夙構試目疑為家人竊賣乃翻閱試卷凡
知策問出處者俱黜落揭曉後同考官給事中林廷
玉復疏言敏政在場屋閱卷可疑六事　詔逮敏政

經等俱下獄會多官廷鞫經伏称平日嘗以雙綺授敏政出入門下夙揣試目寔從家人得之徐經与唐寅陳說獄成敏政奪職經寅俱為民昶与廷玉皆外謫

正德十四年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鬬者久之分為兩域人馬洶〻若攻城狀城中人馬應之明年寧王叛寧獻王權高廟第十六子也封於太寧〻即榮顏等三衛之地靖難師起與之協謀蓋燕時兵力不敵特籍太寧胡將指揮兀良哈人馬以取中原耳

太宗登極寧王入見願以遷國入內地於是遂居南昌一以註書作畫為事以消 朝廷相疑之心而太寧之地既無王府又無守將原得其兵之力也 因棄與之矣正德末年寧王名也乃娟妾馮針兒生於成化千四年濠江右寧王名也乃娟妾馮針兒生於成化千四年六月十三日是夜其祖靖王夢大咬傷一家明發鴟鳴寢殿王心疑之忽生濠王曰此必妖孽也命為淹死其子以他女代而藏之至八月說言別妾生男即位後信任群小烝淫父妾賄結朝廷權要榜掠本省

官員誣害本宗叔姪羅織各王金銀招集四方流賊劫掠官民財產上下敢怒不敢言又有術士李自然等每称八字好當為天子於是心事益橫科道奏聞正德十五年四月御史蕭淮輩交章劾之朝差三堂往看濠懼仍定計以衆官謝主日酒時借言有旨而後発逆時巡撫都御史孫燧請着密旨兵備副使許達大爭罵之當為所殺遂禁三司傳檄列郡收各衙門中章偽受文武官職集兵四萬餘號称十萬十七日命内官余欽率賊人吳十三等出為先鋒往攻九江南康一時皆破遂進攻安慶為兵備都司楊銳指揮崔文死禦不克七月一日濠處分内事已定祭旗同妃自督兵出湖併攻安慶卜之湖神不言縱火而去不如提督汀贛都御史王守仁十五日豐城聞變急回駐節吉知府伍文定協謀起兵激以忠義檄傳列郡期於七月十四日會兵臨江樟樹十九日襲破賊之西山攻厥二十日五更七門発兵一鼓而進賊巢遂為靈務矣濠聞回舟黃石磯恤然自嘆猶以金當將士二十四日遣承奉劉吉等率賊交兵於東湖

官兵仵敗誘之至八字嶴四面金擊二十六日妃子輜重同時溺水濠為知縣王冕所擒偽太師致仕都御史李仕實國師舉人劉養正等以次就縛溺水斬戮者不可勝計二十七日追勦餘黨官軍凱旋白謀叛至終不過五十餘日生靈死者十万餘追憶濠生當戊戌非大羊咬傷一家則濠生時殘害石城弋陽各府致親叔姪禁錮死後連及親王二三十人非犬傷一家乎至言八字嶴為受死之地黃石磯者王失基矣雖濠應貫盈理自族滅亦豈非大數哉

嘉靖甲寅三月寧波慈谿縣灌浦鄭家忽然地烈流血舉家驚惶至暮町畦間俱是也當道舉奏明年四月倭賊陷其縣縉紳軍民死者無等又明年六月倭賊至杭州北門外大肆焚掠五日方去亦有死於鋒下者甲寅之秋其地新河塢河水亦盡赤亦血水之所兆耶

嘉靖甲午鄭人屠僑來閩為左方伯自南門進城到任時說者謂當有火災未幾萬歲寺木塔悉燬於火屠以為由己致也即具衣冠白火而拜禱時天雷電大

兩屠祓兩衣只行三拜蓋倉卒錯乱故也次日火燼中拾一鐵鍋上鑄屠人握閩兩衣三拜乃塔頂蓋也此見萬物成毀之數

駙馬鄔公景和京師人嘉靖初尚永福公主選時例教養於禮曹毛三江宗伯方視篆嘗課以聯云御溝永洋聞流水鄔應壺白金屋春殘見落花甫暮年公主下世蓋其讖云

疑解

或問古傳所傳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共工觸不周而山崩女媧神天昇射十日皆訛也神天謂其有軸相之功也後世傳會以為鍊石耳崩山謂其有絕倫之力也後世以為真實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少昊氏以鳥紀官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高陽為少昊孫有四妃焉意者亦以此官之而契生玄鳥氏也故未可知也君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釋者曰自甲至癸凡十日羿射十日殆

亦謂是也欤未可知也此皆訛也昔宰我問於孔子曰予聞黃帝三百年人耶柳非人耶何以至於三百年耶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噫自非孔子辯之鮮不以訛為真矣夫古今一天地也亦一人物也豈容有異於其間哉

史記列傳宰我為臨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司馬貞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乱之文然有闕正字子我因爭寵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程伊川曰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羞之嘗疑田氏不敗無緣被殺若為齊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有及觀左氏乃是闕止為陳恒所殺亦字子我謬誤如此武進薛方山曰吏遷謂宰我為臨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及觀呂氏春秋則言陳恒殺宰予於庭即戚簡公於朝可見其相憎而不相為謀也豈得助之為乱哉嗚呼予雖不

仁弒父与君亦不從也今即左氏吕氏所載則太史公不惟誤闕止而為宰我与田常作乱者亦誤也及觀田敬仲完世家闕止事又昭二甚明其誤審矣說而閱李斯傳引吕氏所載又昭二甚明豈又誤耶吁不然也曾參殺人投杼雖免於三至此宰我之所以直書而無隱欤聖門高弟悖逆乃至於無君此斯傳所以無採而致疑欤吁擾事直書而置疑於斯傳班孟堅称遷不虚美不隱惡於此可見彼謂其殊畧而輕信者豈足以知遷哉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二師老子故其著論識侮古今聖賢猥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誉之後来儒輯礼記承其言曰聞之老聃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孔子言記斷作家記因據考證由是堅後学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架空寓言時孔子未遠知天下崇信其学故托時取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除此莊子尊老子抑孔子之迹也後儒不察礼記家記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万世師表不應無所自来而問老聃一語備詳諸書莫知始自莊子

不知老聃之教王於清淨無為其著書厭薄礼法曰
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莊子傳其學從而有棓斗折
衡摧提仁義焚符破璽絶聖棄智等論則聃又何礼
之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虚無為本因循為用有
法無法有度無度故俊乂崇老莊者蕩棄礼法蓬首
垢面喪酒吊肉晋代可謍豈有以礼訓孔子而勗其
徒則甚是耶孔子如人之有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
惠皆亟称不暇豈有聃其師而故沒之耶此為莊子
寓言無疑嘗謂孔子師表蓋推周公其夢想猶冀見

之孟子去孔子甚近且魯思之傳最的論孔子泯接
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是師聃於莊子輩而聃道之
是非莊子述而傳之足矣何必假孔子之言明之此
借孔子尊師可見矣後之衛道者多為分說若孔子
從聃之事莊子外篇著聃為周藏史藏史書所或者
所職多書孔子因往問聃焉容有此理不然魯論何
無一語及聃而聃之礼何不盡傳其徒而耳為棄名
檢薄礼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
孔子書未敘百家之學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

而不能相通故墨翟宋鈃禽滑釐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関尹老聃至莊周皆叙名之至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其在詩書礼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作此又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問礼之説不辯自明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悦云云辞亦甚明而後世王符劉子玄猶有異説雖朱子謂矣乌於誓否謂不合理不由道亦淺乎觀聖賢矣孔鮒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居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合二説而觀則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者塞也否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小君子路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悦者不説夫子之仕非不悦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絶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興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荅其禮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釐而王符之徒亦無所吠其喙矣

子見南子說者皆引史記以謂孔子見衛靈公寵姬孫
奕云攷家語孔子適衛子騶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
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為次乘趋過
市孔子恥之且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
適衛至衛而又恥為靈公南子次乘豈皆輕身以先
於匹婦哉又且六經以至魯論家語皆無見衛南子
之事不知子長何所本而云然則南子者為誰是必
曾之南蒯也何以知之以佛肸召子欲往而知之也
佛肸以中牟畔子路不欲其往而夫子有吾豈匏瓜

之喻南蒯以費叛子路亦不悅其見蓋船公十四年
南蒯之奔齊也侍飲於景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
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強魯此夫子所以見之與
佛肸事不約而同故知其所見乃魯之南子也
小說載李太伯不喜孟子非也太伯未嘗不喜孟子也
考其集內知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
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瞍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
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潛書引万取千焉千取百焉廣
潛書引男子居室人之大倫損欲論引文王以民力

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遂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称送嚴介序称童子得眾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礼貌之常語引孟子儉於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太伯蓋深於孟子也古詩示兒云退當畢奇儒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勤小說以為無根之游談故洋辯之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止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鄭葦而出鬼說之亦着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発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勤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発家之人而軻能以詩礼者也余謂孟子以儀秦之口舌明周孔之肺腸的初痛快蘇醒萬世此何可非秦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奉伯憂万世之無君者也此其

特見卓論真可与夷齊同科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則過矣

史記言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韓子亦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今考之孔子年七十三伯魚年五十一子思年六十二孔子年二十生伯魚孔子卒時子思蓋長矣今從孔子卒之庚戌歲教至孟子去吝之年几一百六十六年由是推之孟子少子思百餘歲謂受子思者固非謂受業於其門人亦非也

世俗傳畫多出於訛不可盡信如范蠡載西施歸五湖

此世所共傳也先儒著論謂蠡雖去越心猶在越恐越人惑之而害霸故挾施俱去以塞其源耳及觀蜀楊升菴辯曰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其實只因越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之也未有考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必得其真矣猶恐牧之別有所見後檢脩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今隨鴟夷以終乃

嘆曰此事正与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華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於江浮及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諧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盼以報子胥之忿故曰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於疑維也　又如楚襄王夢神女騷人著述無有言其謬者及觀程敏政篁墩曰自古言楚襄王夢与神女遇以楚詞考之則甚不然高唐賦序云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朝為行之觀自手抄日夜誦讀惟恐不及夫既称老儒先生愛慕史記矣寧有不自好乎又觀其在海上與友人書曰到此抄得漢書一部若再抄得唐書便是貧兒暴富也夫漢書唐書皆憲章史記者也猶抄錄慶幸如此況史記寧不好耶且荊公嘗称東坡表忠觀碑似史記侯王年表既法其體矣非潛心領畧者能若是哉

楊素以武功顯而多文藻見詩詞於文苑英華張飛以勇烈名而善文字見刀斗銘於浯陵州此特一身之

藝併人而善也甚於蚩尤之制五兵李斯之為篆書
縣之為城築之為瓦始皇之於長城階煬之於漕河
人雖不善而事乃萬世之利无為大異者也此善惡
不嫌同科

餘干胡敬齋嘗過徐孺子祠下作詩曰漢監紛紛不可
為先生明哲已先知如何不把幾徵事說向陳蕃下
榻時愚謂見幾明哲孺子以之而王臣匪躬之義在
仲舉庸可已乎且安知當時幾徵之事孺子未必不
言之仲舉欲與之偕逝義不可耳不過付之無可奈

何而已若夫後来機事不密天意人事有不偶然
者君子烏可以成敗論英雄哉

晉世祖老莊而王坦之獨作廢莊論以排之晉世尚虛
無而裴頠民獨作崇有論以反之晉世信鬼神而既
宣子獨作無鬼論以覺之晉世重勢利而顧覬之獨
作定命論以嘲之晉世嗜貨幣而魯褒獨作錢神論
以誚之晉世慕麈譚而劉寔獨作崇讓論以激之屹
立波濤之中而思迴狂瀾於既倒賢於王夷甫諸人
遠矣孰云中流砥柱止一陶士行也

愚讀冠葉公斗丁謂拂鬚事竊謂葉公過矣謂也儉人知敬事公實難顧而斗之拂情甚矣夫敬旦斗使多行無礼將若之何吾聞古之敬賢者進復結櫬袒割牲操几杖擁篲馭車者曾是拂鬚為媚耶公於此宜謝不宜斗也異日到海之行怨恨於此豈独孤注者為哉

四明王溥今古錄曰昔蜀人黃制參有大謂朱文公於王介甫愛而不知其惡於蘇東坡憎而不知其善黃東發公云迹則誠有之忽特激於汪王仏一時徙復之書文公平日未嘗不罵介甫未嘗不敬東坡因玉山極口称東坡方辯之耳玉山再護東坡則文公遂一發說東坡短處此憎而不知其善云乃一時有激之言非平日議論之正也然其苗脉亦從為伊川護法中耒甚至介甫作詩罵昌黎而文公亦以其詩為是此等偏處亦不自覺

名諱壽堂蓋人生名死稱諱自古而然故古今名公作亭堂等記則曰公名某作誌銘神道碑則由公諱某今人不察凡遇人請問曰尊諱又称人之母曰壽堂

不知立墓祭祀之處乃壽堂也按陸士衡挽歌云壽堂延魑魅註曰壽堂祭祀處也林連有壽堂詩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蒼疎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觀此可知今言皆皆戾

考證

宇宙者上下四旁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楊子太玄曰闔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

四海者東海之別有渤海南海之別有瀛海西海之別有漲海北海之別有瀚海猶五岳之外有五鎮也

漢東方朔書占歲後一日為鷄二日為犬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八日為穀其日晴明所生之物育陰則災

蜀之風俗歲晩相餽問謂之餽歲酒食相邀謂之別歲除

夕達旦不眠謂之守歲今在二皆然

古人立節柳有義焉如元旦上巳端午七夕重陽冬至皆以奇陽立節偶月則否此亦扶陽抑陰意也至於元夕以燈花朝以花中秋以月皆以望日此特因其時之盛爾

立春之日貼宜春于門見時令門

古者諸侯迎春於東郊齊曰放春見管子楚曰發春見楚辭漢書太守有行春班春之文

上元張燈諸書皆以為沿漢太乙自昏到明金其遺事

容齋三筆既辯史記無此文尚未得其實唐書嚴挺之傳云唐睿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陁請燃千燈因弛門禁帝御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繼而常述西京記曰正月十五日勅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看燈則是始於睿宗成於玄宗無疑至宋乾德五年詔以朝廷無事區宇又安令開封府更增十七十八兩夕五夜之俗因此也今以十三易十八戒太祖初建南都盛為綵樓招集富商以實國本元宵定為五日耳

正月秦以吕政諱以正為平壹自漢至今形之文辭詩歌皆從平韻秦法之嚴如此

月令之書雖起於秦世然先王之制存焉漢興頗用其畧如春行寬大之令夏布封賞之恩秋冬理獄十月而後不復論囚皆本之月令焉古者未有年號漢武帝起建元之年號之建始於此

清明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即其節也 見時令門

四月初八日俗傳云云 見時令門

五月五日漢武帝取蜥蜴飼以丹砂至明年五月五日

搗以點宮人臂宮人有犯則消不爾則如赤痣故名守宮李賀玉白夜搗紅守宮李商隱詩云巴西夜市能守宮後房點臂班紅古宮詞云爰惜加箴防閑托守宮

五月五日以五綵絲繫臂者辟鬼及兵一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名臂兵繒風俗通歐詩云五色双絲軟女工多用荊楚記遺風又云繡蘭謗新巧縈絲喜統年韋蕳公皇帝閣帖子云清曉會投香菜絲統命長一絲增一歲萬縷軟君王欒城帖子云飲食祈君十

歲壽良辰更上辟兵繒抱朴子以五月五日以艾為人置戶上辟惡驅邪

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於汨羅江人傷其死以舟楫極之至此競渡曼遺俗

屈原死楚人哀之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夢一士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見祭甚善常年為蛟龍所竊若有忠當以菰葉塞其上以綠絲纏之此二物乃蛟龍所惡曲依其言今本月日作粽是也亦附

時令門

六月伏日見時令門

七夕乃七月初七日夜人家盛設酒菓於庭中或樓臺上談牛女渡河事婦女對月穿針謂之乞巧或以小金盛蜘蛛次早觀其結網疎密以為得巧多寡

中元七月十五日僧傳地官赦罪之辰人家多持齋誦經薦奠祖考撿孤判斛僧家建盂蘭盆會放燈水中及塔上謂之照冥官亦登郡邑厲壇祭祀

中秋八月十五日民間以月餅相遺取團圓之義是夕有賞月之宴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畢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
囊承栢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為童子荅
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
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

九月漢汝南桓景隨從費長房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
九日汝家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執絳囊盛茱萸
以係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
夕還牛羊鷄犬一時暴死景房聞曰此可代也今人
此月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于此

唐時十二月二十四日謂之交年民間祀竈
漢時西方深山中有人長尺餘犯人則病寒热名曰山
臊人以竹著火中爆烚有声而山臊驚悼爆竹燃草
起於庭燎令人除夜日燒火爆即此意也門詵見時令
諸夷名唐虞曰山戎曰獫狁漢曰匈奴唐曰猃狁周曰
獯鬻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
撫封以錢自漢嚴君平始唐詩云岸無纖女支機石井
有君平擲封錢
嫦娥者謝眚山云有窮后羿得長生不死之藥羿妻竊

而食之奔入月中是謂嫦娥李商隱詠詩云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四凶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即驩兜也渾沌者不開通之貌者也

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即共工也窮奇者其行窮而好奇也嶺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即縣也檮杌者頑凶無儔匹之貌也

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即三苗也饕餮者貪飲食冒貨賄也

帝堯秀眉八彩眉八彩帝舜濩目重瞳項羽朱友敬亦重瞳

角唐嵩祖亦角角文皇鳳姿李相國亦鳳姿尼父如蒙魁陽虎亦如蒙魁竇將軍亭脰竇王亦亭脰班定遠虎頭燕頷包拯亦虎頭燕頷司馬懿狼顧周亦狼顧

五侯七貴人知其為漢世者恕不知其人也多誤以金

日殽七内侍張安世七世顯宦名七貴又以王元才
益才顯才仲才李才兄弟五人為五侯不和皆后氏
之族西京者也元才五人乃光武所封后族東京也
潘岳西京賦曰窺七貴於漢庭註云並后族也庾亮
又曰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蓋指高帝呂后孝武上官后
孝宣霍后孝成趙后孝哀丁后孝哀傅后七族貴
耳五侯則成帝之舅五人同日受封王譚平阿侯王
商成都侯王立紅陽侯王根曲陽侯王逢時高平侯
東漢嚴光本姓莊

七賢過関　俱見地理門

漢王褒字子淵晉王褒字偉元周王褒字子深三人皆
有文學

晉時陸機字士衡陸雲字士龍陳時陸玠字温玉陸瑜
字幹玉宋時陸九齡字子壽陸九淵字子靜皆親兄
弟以文學顯時俱號為二陸

建安七子魯國孔融字文舉廣陵陳琳字孔璋山陽王
粲字仲宣北海徐幹字偉臣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
應陽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

遺於辭無所假

河東二鳳漢薛我字伯葆河東人與族兄德音從弟元敬齐名世稱河東三鳳

太上皇之称始於秦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至漢高帝亦尊太公為太上皇

皇帝者至尊之称皇者煌也盛德煇煌無所不照帝者諦也能行天道事大審諦故曰皇帝

秦始皇已併天下李斯等議曰天地人有三皇今臣上王尊號為秦皇命為制令詔詰天子自称曰朕蔡邕

注云朕者我也古者上下共称之至秦天子独称

陛下者蔡邕注曰陛者陛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階列以戒不虞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陛下者因

卑達尊之意也又如閣下足下執事座前四者皆称呼人之辭唐趙璘因話録云古者三公称閣而郡守

比古諸侯亦称閣下座前前輩與大官人書多呼執事與足下蓋不敢直言故托言其御者劉子玄與宰

相書曰足下歸退之上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用

丹墀漢尚書奏事明光殿省中以丹朱漆地故曰丹墀
周記曰椒房丹地又杜詩閣下通丹地梅福傳註以丹掩泥塗殿上地陳無已寄東坡詩丹地開黃卷謂東坡在經筵也

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圖史翰墨莫不具備玉堂亦明金鑾殿皆在其間

寺凡言寺者皆曰棘卿周礼三槐九棘槐者懷也上佐天子懷來四夷也亦者言其赤心奉君皆三公九卿之任也近代惟大理寺言棘卿餘寺則否九卿皆樹棘木而大理寺則於樹下訊鞫其眾所謂大司寇聽刑於其下之義也

黃堂者唐蘇郡太守之堂數因失火以雄黃塗而攘之故曰黃堂天子之居曰黃闥三公曰黃閣給事曰黃扉

五馬亦太守之称漢東方朔傳太守駟馬駕車一馬行春衛宏奏服志諸侯駟馬附以一馬南史柳元策兄弟五人並為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遶逸王義之守會稽庭立五馬時人榮之宋謝靈運乃永嘉

太守以五馬自隨之五馬亭

南京國學　俱見官室門

天漢之汎魏曹圖表云王孫公子巡汎天漢蓋天漢者天河也言王孫公子若天河之分派喻其尊貴清道者周禮註言天子所至行但清道以虞非常之變黃圖者謂天子當出先令道路洒掃清淨城者緜作也吳越春秋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人淮南子云緜作九仞之城諸侯皆之禹壞城平地而海外賓服四夷納職博物志云禹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敗

者戰城郭自禹始也

坊漢洛陽故北宮有九子坊則坊名自漢有也

民田文獻通考曰唐始使民得立券自賣其曰遂有私田此說亦未深考如蕭何買民田自活貢禹被召之日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自漢以來有矣

地畝通典曰遺帝始立步制畝是田以畝計起自軒轅唐高祖始定度田之法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

餌者悲也古者懸而空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

晉而不忍去之意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及民者亦皆之而後人又易之以石失其称矣

漏澤園創始于宋元豐間立為塋埋之所取澤及枯骨不使有遺漏之義也　國初令民間立義塚　天順四年令京城門各置漏澤園

養濟院唐會要曰唐開元中京城乞兒官置坊給廩食以為養病既又分置悲田院于諸寺宋因之以增院名福田　國朝洪武初令天下置養濟院以待殘疾無依者天順元年令收養貧民于順寺從京倉支米

煮飯日給三飡

墓銘或謂晉以前無者顏延年始為其制按吳志凌統卒孫權聞之流涕使張承作銘誄則是三國時事也人漢張華博物志曰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醉傴王史威長死塋銘曰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埜非寧非康不封不樹靈曜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是葬者之銘為己久矣

戒石蜀後主孟昶於成都城上盛種羨蓉因名錦宮城頒令箴於諸邑其文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表撫

養惠綏化存三異政主七絲驅鷁為理晉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勿使豪瘝下民易焉上天難欺賦丁是功軍國所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雨俸雨祿民膏民脂為民又毋莫不仁慈勉而為減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宋太宗摘其四句曰雨俸雨祿民膏民脂書以賜諸郡縣自是天下始有戒石亭歐陽集古錄稱唐明皇擇今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新戒刻石又知戒石不自宋始蓋唐已有之特不見其辭矣

門鑰必以魚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故胥折亦魚象人形謂之魚鼓

行在者天子所至之處曰行在 行李見器用門

通籍者漢宮中門各有禁非侍衛通籍之臣不敢妄入

九邊國朝設以限華夷洪武初立重鎮六曰宣府曰大同曰井肅曰遼東曰延綏曰寧夏水樂初增設薊州

王統問又增榆林固原是為九邊

歷代建都伏羲神農都泗或曰曲阜黃帝都涿鹿少昊都曲阜顓帝都帝丘帝嚳都亳唐堯都平陽虞舜都

蒲坂夏都安邑南都亳宅周都豐鎬又曰洛陽秦都咸陽西漢都洛陽因劉敬說漫還長安東漢并魏與西晉皆都洛陽東晉與宋齊梁陳皆都建康元魏居雲中北齊都業西魏後周皆都長安隋都長安以城狹小水鹹移龍首山後煬帝還洛陽唐與梁唐晉漢周皆都汴南宋來都臨安元都大都大明都建康即今南京也永樂還燕京即今北京也

椒房漢宮儀皇后稱以椒塗壁取其馨辟惡氣或云取椒實蕃衍之義

簫寺梁武帝姓簫好佛寺故曰蕭寺

棘圍就試貢院謂鏖戰棘圍唐杜古篇云礼部閱試之日皆嚴說兵衛若棘圍之以防假濫

青瑣闥以青塗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刻為瑣文漢給事日暮入對此門杜贈張太常詩云通籍踰青瑣范彥能詩云摄官青瑣闥遥望鳳凰池

金馬門宦者署在未央宮漢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象立於署門因以為名東方朔主父偃徐樂嚴安皆待詔於此

秘書閣筆談云後漢藏書東觀在禁中至桓帝時始置
秘書閣設秘書監掌禁中書記謂之秘書
芸閣漢武帝藏事之所以芸草辟蠹
玉堂宋蘇味簡為翰林院學士太宗乃以紅綃御書飛
白四字曰玉堂之署以賜之掛於本院之上
琴堂縣邑之称春秋時宓不齊字子賤為單父令鳴琴
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因號縣曰琴堂
學宮之制漢未遑庠序之事唐郡縣有學然未聞專官
於學者宋慶曆始立學命官我 太祖太學之立在
未正位前洪武二年即詔天下府州縣徧葺黌舍地
無遐僻命官為師定以員額始有教授學正教諭訓
導之名焉
和尚 見僧 梵門
如来者道院集云本覺為如今覺為来
菩薩者金剛經註云菩者普也薩者濟也能普濟衆生
猶吾儒仁人長者之謂也
十方者謂東方東南方南方西南方西方西北方北方
東北方上方下方也

三界者天地水府也
方丈者僧所居之室也宋顕慶中王玄策使西域毗耶
城有維摩居士石室中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
云方一丈也
道士者大晉琅書經云人行大道號曰道士蓋士者理
也身心順理推道是從故称道士
羽客称道士之謂廬山記云南唐保大中道士譚紫霄
賜號金門羽客道士七日羽化僧曰圓寂
三清者謂玉清元始天尊居之上清玉宸道君天尊居
之太清混元老君天尊居之

難兄難弟称人兄弟皆賢之謂漢陳元方子長文興季
方子孝先爭論祖父功德諮於祖太丘太丘曰元方
難其兄季方難其弟
昆玉者称人兄弟之謂宋王銓子公衡弟錫字公蜀齐
名孝行人称曰銓錫二王玉昆金友
婚姻者謂妻友曰婚壻父曰姻又云昏時行礼曰婚婦
人因夫曰姻
冰人者媒之謂媒之語曰氷語晋令狐策夢立氷上與

氷下人語索紘曰在氷上與氷下人語為陰語陰媒介事也當為人作媒氷泮婚成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張徵公女仲春和暖成婚正氷消之際果符前夢

柯者常詮作媒為帆柯又曰作伐詩伐柯篇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

赤繩繫足者言婚姻前定而不可易也唐韋固問月下老人囊中何物老人曰赤繩以係夫婦之足雖讎敵之家吳楚異鄉富貴懸隔此繩一繫終不可逭

結縭者賀人嫁女曰樂遂結縭詩東山四章云樂男女得以及時之子子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荊布者自稱妻之謂漢梁鴻妻孟光（光）狀肥醜而黑年三十擇對不嫁毋問其故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鴻遂娶之常荊釵布裙毋進食舉案齊眉

結髮者謂夫妻曰依依結髮之情言童稚結髮為婚姻也漢蘇武詩云結髮為夫婦恩義兩不疑

續絃言再娶之謂漢東方朔十洲記曰鳳麟洲人以鳳喙麟角竹膠名續絃膠能續斷弓絃

倚玉者得為親姻言諧倚玉之榮晉毛曾與夏侯玄並
坐人謂之兼葭倚玉樹

伉儷者賀人娶妻曰榮偕伉儷左傳齊侯請繼室于普
韓宣子使叔伯對曰寡君未有伉儷君有辱命惠莫
大焉伉儷言匹偶也

娘子之稱古無之考史隋紫紹妻李氏起兵應李淵與
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唐陽平公主起兵與秦王定
京師號娘子軍韓昌黎有祭周氏二十娘子文以此
推之娘子之名起於隋唐已與民間共稱則今又分

尊早有自耒矣
上頭今世女子之等曰上頭而娼家處女初得客寢於
人亦曰上頭花蕚夫人宮詞云初年十五最風流新
賜雲鬟使上頭

女人纏足始於後唐後主宮人窅娘蟬鬢始於魏文帝
宮女莫瓊樹

夫人者淮南子右老而杖於人之說而王允論衡有曰
人身以一丈為正故名男子為丈夫

漢子之稱武帝稱匈奴二十餘年匈奴人馬六畜皆死

弘盡聞漢兵至莫不畏之呼為漢兒人又曰好僕自
後為男子称
金諾言人相許而不失信之謂漢曹丘生揖季布曰楚
諺曰人得千金不如季布一諾
倚馬者言音桓溫征鮮卑嗅袁宏作露布文子不輟筆
李白嘗曰請白試萬言倚馬可待
獻芹宋有田父曝背而暖食芹而美欲獻之至尊後世
遂有此說
度撰宋石中立在中書盛度撰張知白神道碑石忽問

曰是誰撰盛率對曰度撰滿座大笑
針氊世皆以人性不堪處如坐針氊不知出普武帝時
太子舍人杜錫亮直忠烈太子惡之置針於錫坐氊
中刺之流血遂有此言
檳榔聘肘始於唐南蠻歌羅其俗凡嫁娶納檳榔多至
三百盤
饅頭漢諸葛亮征孟獲奏覲回日至瀘水風濤不能渡
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于神常例必殺四十九人頭
以祭之則悤鬼自散方可渡也亮曰吾班師回都安

可奇我一人吾自有生見乃離用羊豕肉和麵為劑塑成假人頭為言饅頭作祭文以祠遂風息浪靜可渡此名遂傳

餅以麵為之火燒呼為燒餅水淪呼為湯餅籠蒸而食呼為蒸餅皆始于漢時

糕宋劉夢傳九日詩欲用糕字以經中所無不敢用故曹劉即不敢題糕字盧員詩中一世豪蓋糗餌粉餈皆糕類也想亦始于宋時

茶 見飲食門

鹽之貢載夏書掌鹽之政令見周礼當時但以供用不藉為利也管仲相齊正鹽筴利源始開漢武帝置鹽官鹽方有禁至此因之

納粟鬻爵由漢晁錯之建言令天下入粟得以拜爵六百石至四十石為大夫一萬二千石為大庶長不過此之虛爵以覓眾非有官任事也若文帝時張釋之以貲為郎武帝令史入粟補官即至六百石此則任以職也厥後靈帝洪都榜賣公卿及州郡官如段熲張

温崔烈雖有功勤名譽皆以賄得之則文非晁錯初意矣

賓佐古者尚右史記陳平願以右相讓周勃語云無能出其右及行尚西礼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謂主人為東道則古人尚西尚右明矣

鴈塔題名者唐時慈恩寺中有鴈飛翔忽殞一而下人遂瘞鴈建塔於上故杜甫有登慈恩寺塔詩至於題名之說一云韋肇及弟偶兩題名寺塔遂為故事一云張莒本寺中閑遊戲題同年之名於上然人雖不同其義其時則一也故宋制進士及第必賜名於桂籍堂亦擬唐慈恩寺之題耳

傳臚拆榜唱名之謂宋集英殿唱第日皇帝臨軒宰相進卷子三名讀御案前用牙筴點讀宰臣折視姓名則曰某人鴻臚寺卿某之以傳于階下衛士六七人皆奔走傳其名而呼之謂之傳臚　我朝傳臚見科第門

會試礼部主之始於唐玄宗　見科第門

殿試　策問　賜詩　賜宴　分中次

賜同進士出身　賜袍笏　唱名　頒封謄錄

國朝鄉試　刻程文　定南北中三卷俱見科第門

山呼　斷匈奴右臂　天地合祀　九廟同堂

進士設科　笞杖流徙　經義取士不用詩賦

草中書省分六卿俱見疑辨門

詔誥制勅冊章奏表駁議

官府文移　古人花押　篆隸歌謳騷賦

詞曲　千字文見文史門

朝廷璽　漢唐宋印文　鐵券見器用門

鐘壹晨昏叩一百八壹者一歲之義也蓋年有十二月

有二十四氣又有七十二候正得此數釋氏念珠亦

借此義浙杭州歌曰前発三十六後発三十六中発

三十六壹急通共一百八越州歌曰緊十八緩十八

六遍湊成一百八台州歌曰前擊七後擊七中間十

八徐：発更無臨後擊三壹三通湊成一百八禁鼓

一千貳百叁十壹為一通三千六百九十壹為三通

在外更鼓三百三十擂為一通千擂為三通

硯研也研墨使和滿也蓋始于黃帝時一云子路作

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

弗秦謂之筆蒙恬始製造精妙至今人用之蓋古非無筆也故礼曰史載筆春秋曰天子絕筆古多以竹為之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筆耳故其字從竹但用羊毛竹管則自蒙恬始也

紙砥也平滑如砥石也漢左伯字子邑東萊人甚能作紙名與毛弘等列小異於耶鄭淳亦檀名至蔡倫工為之面子邑尤得其妙故蕭子良荅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葦窮神盡思妙物遠邈不可追

印板筆談以為始於五代時馮道奏請官鏤印行五經至宋時始盛群集皆有也時文成化以前無刻本杭州通判沈澄刋京華日抄一冊甚獲重利後閩浙南京各省效之

圖書古人皆以銅鑄至元末會稽王冕以花乳石刻天下盡崇之或用象牙

爵明堂位曰夏后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此三爵之始也今世所用盃亦始于夏后之琖與

杯礼王藻曰母沒則杯圈不能飲十州記周穆王時西

湖猷常滿杯蓋三代之制也紂為瑇杯是矣

甌楊雄方言曰甌碗蓋三代飲茗之具俎豆之類也

箸韓子曰紂為象箸可知前已有之至紂始以象牙為之

箕箒世本曰少康作箕箒使伶倫取竹于嶰谿之懈谷

秤斗尺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為黃鍾之律而造權衡度量蓋因其所監輕重之數而生權以為銖兩斤鈞石則秤之始也因其所積長短之數而生以為分寸又丈引則尺之始也因其所

受多寡之數而量以為龠合升斛則斗之始也

鏡黃帝內傳曰帝既與王母會于王屋乃鑄大鏡十二面隨月用之則鏡始于軒轅矣

胡床風俗通曰漢景帝作胡床此蓋其始階以識有胡改名交床學林曰繩床以繩穿為坐器即今之交椅

屏風礼記天子負斧扆而立注謂今屏風扆之遺象

傘晉代諸侯皆乘車有蓋無傘元魏便于騎始用傘宋天子用紅黃二等而庶人通用青俱羅絹為之風雨

文曰張帛避雨謂之繖即雨傘也三代已有之

椅桌古者席地而坐故坐字從土㚔景公問晏子曰寡
人坐地二三子亦坐地今方言曰坐地亦原於古之
意歟上古之人燕飲即設於席上至於祭先置之於
豆間之地今以桌移曰席上者亦原於上之意也
扇古今注曰舜作五明扇以廣開視聽武王作翣諸葛
作白羽扇以指揮三軍南宋褚彥回作腰扇以蔽日
晉王羲之書六角扇謝安取蒲葵扇謂之便面
芻唐會典曰芻周制也周禮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鱗士
以竹晉宋以來謂之手板謂在君前奏事恐事多以
紙書粘于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
便用芻指之
琴伏羲所作制為龍地八寸通八風鳳地四十合四時
長三尺六寸象三百六十日廣六寸象六合前廣後
狹象尊卑上圓下方象法天地五絃法五行大絃象
君小絃象臣主問文王加二為七絃
愍世本曰伏羲造愍五十絃隋志曰二十七絃高氏小
史曰二十五絃
琵琶釋名曰本起於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龍引手

劫曰琶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五行四絃象四時樂
譜曰其曲有轉圜穫索六幺梁州皆其名也石崇謂
昔公主嫁烏孫令馬上彈之以慰其思
簫通礼義纂曰伏羲作簫十六管風俗通曰舜作竹簫
其形參差以象鳳翼管長一尺二寸
笛太平御覽曰黃帝使伶倫伐竹于嶰溪製笛吹之作
鳳鳴筆談云有橫笛羌笛李善云七孔長一尺四寸
笙簧等隋志笙簧等皆士媧氏所作
茄本未云胡人卷蘆葉吹之故曰胡茄一云李伯陽入

西戎所作
塤篪拾遺記曰庖羲氏灼土為塤通曆曰帝嚳平共工
之乱作塤篪隋志曰塤六孔篪八孔一尺四寸
簫礼記曰土鼓蕢桴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古天子
號則簫蓋其所作也
柷敔樂記曰聖人作為椌楬謂柷敔也通曆曰帝嚳牛
其工之乱作控揭
晝角之曲有三夫見器用門
篳篥隋志曰篳十三弦蒙恬所作傳子曰上圓象天下平

象地中空準六合絃柱十二挺十二月仁智之器也

鼓礼記曰土鼓蕢桴伊耆之樂也世本曰夷作鼓蓋起于土鼓肉傳曰黃帝與蚩尤戰玄〻製夔牛鼓山海經云夔大獸似牛一足無角皮可面鼓

鏡山海經曰黃帝之孫伯岐生鼓延是始為鐘

磬皇圖要記曰黃帝造磬通纂曰黃帝便伶倫造之

轎宋人記王安石居金陵時惟棄驢或勸令人肩與安石曰自古王公貴人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考之注浮溪集有行在百官謝許棄轎表

犂山海經曰后稷百穀之孫曰叔均者始作耕注云用牛耕也耕用牛自叔均始或曰漢武時趙過始用牛耕有辯者云伯牛名耕可以破其妄矣

投壺西京雜記曰漢武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骰子續事始曰陳思王曹植制雙陸骰子然曹植所造從么至六以骨為之取投擲之義

古諸器物異名顯〻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蟠螭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好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鍾之上憲章其形似

獸有威性好因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木故立於
橋所蟋蜴其形似獸兒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蠻
蛙其形似龍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蟠虎其形似龍
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金猊似獅性好火煙故立
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口故立於門
上蚣蝮其形似龍而小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鰲魚
其形似龍好春火故立於屋脊上獸蚰其形似獅子
性好食蔭邪故立於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
尾有兩置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言

笞漢用竹隋唐以降用楚○名木即荊也今用之書朴
作教刑
杖晉以前小鞭隋唐以杖易之故今依焉
徒周礼氓民有罪役諸司空漢之城旦舂唐因隋文帝
制三等加為五等今仍之
流黃帝斬蚩尤其衆流於八荒之外舜典曰流宥五刑
五流有宅今從之
死刑黃帝擒蚩尤于阪泉以金鈇斬之則斬起于軒轅
矣秦曰磔漢文帝改曰棄市隋謂之絞蓋古大辟棄

之于市但絞則全屍斬則身首異處今仍有絞斬
配剌面而配起于周太祖世宗之代今竊盜則剌字鼻
首黃帝斬蚩尤懸首軍門此梟首之始也
杻鐐杻制長一尺六寸厚一寸以木為之男子犯死罪
用之鐐制以鐵為連環犯徒罪者帶之工作又有桎
梏木在手曰桎手械也木在足梏足械也乃黃帝時
制
枷長五尺五寸濶一尺五寸以木為之自宋太宗始
夾棍景泰二年御史趙綰公行賄賂藉此教臣為之遂
為常刑
僭指宋時嶺南用之今之撒指是也
反接漢樊噲受詔反縛雙手於背與古人之面
縛同
夷族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
羅織將囚倒懸石縋以醋灌鼻鐵圈束首大甕織籠逼
迫服罪謂本罪之外非理凌雲也
檻車載囚之車也漢高貫檻車送長安是也
幞頭上古被髮服皮三代始有衣冠皆列品命無敢惑

黔首之服以三尺皂絹裹髮名折上巾後周武帝裁為四脚名服頭但空裹髻而已隋大業中着巾子以桐木為之內外皆漆唐人幞頭初只以紗為之後以其軟遂研木作一山子在前襯起其說起於魚朝恩一時人皆爭效之

冠通典曰上古衣毛冒皮後代聖人見鳥獸有冠角頫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紘以為首飾太古未有絲繒用麻為至黃帝始用布帛耳或曰黃帝以前用皮羽

帽通典曰上古衣毛冒皮則帽之名始也玄中記曰荀始作帽宋仁宗時有鳥帽以紗為之

冕通典曰黃帝作冕垂旒

巾幘儀礼曰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說文曰髮有巾曰幘蓋竹牡髮不欲人見故加巾以包之也又王莽頭禿乃制冠內加巾光武以岸幘見焉援

朝服　腰帶　儒冠　生巾　士服　綢巾俱見衣服門

絛周礼作絛巾車絛纓蓋三代有之乃楚昭王所制

靴釈名曰本趙武靈王所作實錄曰胡履也軍戎通服

之裘叔通以牛皮為之朱子語錄曰靴乃馬鞋也
鞋實錄曰夏商皆以草為之周以麻晉永嘉中以絲或
云唐馬周始以麻為之名鞋也
屨屨舄履者礼也鞮足以為礼履者拘也所以拘足也
草履曰麻草底曰舄麻履謂之不借言賤
者易有不相假借也舄以木置履下言乾腊不畏泥
濕也黄帝臣于則作麻履魯国孔氏尚有仲尼車輿
冠履狼跋美周公曰赤舄几々
蓋頭唐初宮人慕蘺雖発自戎狄而全身障蔽王公之
家亦用之高宗之後用幞帽後又戴皂羅方五尺亦
謂之幞頭今曰蓋頭击服者亦以一幅布為之
幔六韜曰天将雨不張幔拾遺録曰周穆王有警章錦
幔蓋周時有其物也
帳黄帝内傳曰王母為帝設九真十絶妙帳此帳之起
也漢武作甲乙帳蓋因此耳
襪実録曰自三代有之謂之角襪魏文帝吳始裁縫以
綾羅紬絹為之洛神賦云羅襪生塵是也
被西京雜記曰漢趙飛燕為后女弟昭儀上謚三十五

條右鴛鴦被則漢始名被也

褥黃帝内傳曰王母為帝敷華茸淨光之褥此名起焉

鬠自古女子年十五而笄故有鬠始於女媧氏以羊毛繩之向後用榛木以約髮居喪用桑木表變孝也皆長三寸

辯惑

夫貴賤壽夭固命矣聞沈石田與同郡盧知縣鐘年月日時皆同而仕隱不同意者沈雖無官而清名勝之乎杭州吳恭議與徐憲副之子應祥亦同年月日時吳既貴而子又登第徐於二者皆無亦未見府勝者意或時刻前後之不倫也第於每會試三四百名未嘗有一人同者豈天下之廣讀書者之多更無可同手是命真不足信也不足信則顯推而驗者又何欤前定之數又何欤噫此造化之妙不可遍則北丶

而测焉非造化无推而極之造化亦莫得而自知聖人所以罕言也

術者以五行干支推人運余体咎往々有奇中者如漢之司馬李主靛之管輅唐之李中々者幾人哉不可信者千百其驗也就日銀所云軍校弁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此又不知余以如何取焉又鐵圍山叢談云大觀改元歲復丁亥秦都順天門内有貨粉鄭氏者家頻贍給以正月十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弁蔡京合其家大喜謂其必貴時人亦為之傾聳年至十八春未出齒馬忽躍入波中溺死二幸相類不能無疑雖使虚中僥生軌此以詢之亦不能判其吉凶二書皆排推命之説寔為有理読者當自見之

晋頴含為兄禄勲以老遜位郭璞常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余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労蓍龜致仕二十余年九十二卒

朱文公亦有山寺逢僧詩云此地相逢亦偶然漫將牛斗詰生緣時行時止非人力莫問流年祇問天

王梅溪十朋云術者謂予命犯元辰故每仕輒已予笑

曰有是哉載作問荅語云問若胡為入臺省問君胡
為官轍冷宣尼猶旦畏元辰羊胤龍猪作君梗遇之
宿直斗牛箕壹名謗毀常相隨死生窮達端有命予
知之矣當安之又蘇內輪云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與
退之相似吾余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在箕今謗之者
或云死或云仙退之言良非虛耳

五代時庖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
賦題壁同周世宗余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下王朴也
重之薦之宰相李穀之曰非不知其才然薄余恕不

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余乎
乃拜知制誥為學士居歲餘某卒余謂穀言庶矣不
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之言也周益公長身瘦面狀
者野鶴在籠苑多年壽皇一日臨居數曰好一箇宰
相但恐福薄矣蓋疑其相也一老獪在傍徐奏曰官
家所數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
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為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為
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閑之
福十有餘年

南史庾易家富于財食必列鼎又牀貌豐美順頰間張人謂大貴及魏尅江陵易以餓死褚彥回面甚尖危竟保衣食終唐柳渾幼時有巫告曰兒相夭賤出家可免渾不從仕至宰相魏朱建平善相鍾繇以為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然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二終於中領軍矣史氏以為殘缺吾以為相不可憑也南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夭陵仕至太子少傅年至七十七唐孔若思得孔李詡權制科校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清韻達可比衛琢而季詡終于左補闕使徐陵夭而不壽季詡遂至顯官則人遂以為風鑑之不可憑也

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為上觀其所由參其所安可得大學若其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為言行相應顧沛造次必歸於善者吉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顧沛造次必歸於惡者凶人也古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形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

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豈能悉中也

羅木經曰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涉兩谿升虔則楚降觀于桑皮其隰原觀其流泉盡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皆有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疎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起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塋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

便其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六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籍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水先於山栗孚於室山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為朽壤蕩入遊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木能愜意至十數年不塋其親者有隄塋以為不吉一柩未已至柩三柩四考有因買地致訟棺木入玉而

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堪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為仇讐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為之也且人之生也貧富貴賤夭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家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撲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州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旦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若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為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早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幛塵夫自有宇宙則自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豈豈因風水而貴哉

晦菴先生曰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頃是風水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存形勢拱揖環抱無空

閻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山之說耳（吳仲辨朱子語）
蔡元定字季通博學強記通術數趍朱晦翁門極喜之
詹兄善尤重之薦其傳康節之學余便定曆密院剳
令赴行在蔡雖不應命人猶以聘君橋之晦翁以道
學不容於時胡閎章疏併及蔡謂之妖人坐謫道州
以死蔡善地理學每與卿人卜塋改定其間吉凶不
能皆驗及疑有贈諸詩曰樞盡人家好丘隴寃魂欲
訴更無由先生荅有竟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
劉文安公曰地惟由於術則通其術者得古槽其術者
得凶是地何足為后祇而能毋萬賴耶天惟聽於地
之所投則塋言者不復因其惡而降殃塋凶者不復
因其善而降祥是天何足為上帝而能父群倫耶余
嘗又曰惟天之理可拈乎地之利不可逆諸天故
謗有曰未着山頭土先觀屋下人天生善人必得吉
地人壞而求諸地理所無也故謗又曰主者福壽良
師輔輳主者當衰盲師牧懷何莫非天也
建陰二年五月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戊司天監以興
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藝祖按視見之怒問所

繇司天以其書對上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太歲
果何居焉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司天不能荅於
是即日泒撤一新之今世士夫號於達理者每易一
棟覆一簣前之拘泥不得即決稽之聖言思過半矣
司馬溫公曰葬若藏世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飲而
藏之今之藏者想山川岡隴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
支干以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繫焉非此地非此
時不可葬者舉世惑而信之於是褒親者往往久而
不葬問之則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又曰遊

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而未能辦葬其也至於終
身累世而不葬遂有棄屍失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
不令人深嘆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
其形骸也其所為乃若此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
有仁者見而愷之耶
又曰先王制礼葬期不過七月今世俗著令自王而下
皆三月而葬又礼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哀親之未
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皆礼遣法未
葬而除喪宦遊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

人之貴賤貧富壽夭係於天賢愚係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於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緇未置壙中將葬大尉公族人皆曰葬者人家大事柰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召張生許錢一萬張生大喜兄曰禹能用吾言俾兩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族人大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泰府侍從家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謹用葬書者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殮裝雜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問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今著茲論庶俾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其之不必厚視吾祖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男女合婚之說誣衊夷之法也唐呂才罹夷夏之懸姻爲計爲足以遏其未今人不察遽以爲信何謀耶使以是爲例定其吉凶則亦奚取於蓮限奚取於五星哉按西漢時匈奴寇邊劉敬使匈奴和親取家人女名爲公主妻單于因此往來中國求婚不已呂才作此合婚之說以愚惑之夷夏自此絕婚

慶曆中士大夫多脩佛學往往爲偈頌以發明禪理司馬温公爲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杲然銷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子之須知也偈曰忽忽如列火利欲如鉆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頹回井陋巷孟軻安自逸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厥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

抦是名光明藏當時称其精理
蔡氏妖尼于惠普妻托佛法言人禍福士大夫多称神
尼歐陽公自少力排佛氏嘗有名公於廣坐中称尼
靈異公嘗有牽二牛過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
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
人罪醫人用藥悞殺人故皆罰為牛因各叫其前世
姓名二牛皆應一坐聞之皆歎其異独公折之曰謂
尼有靈能知牛前世尚不足信彼二牛安能記前世
姓名又能曉人言而應乎且人為萬物之靈為聰明
聖智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眾被謫之牛乃能自
知乎坐人皆服
七月十五日盂蘭盆之說譜皆主佛經目連救母於是
日以百味著盆中供佛然不知何謂盂蘭盆也及讀
釋氏要覽云盂蘭猶華言解倒懸似有救母之說矣
而盆字又無着落問之惇識不知也後見老學菴筆
記父老云故都於中元具素饌享先織竹為盆盂狀
貯紙錢於中承之以竹焰而焚倒以視方陽而占冬之
寒煖謂盂蘭盆乃知風俗祀先全無佛氏之意因而

考夢華録亦云以竹新成三脚上繫燈窩謂之盂蘭盆又買素食擦未飯享先以告報秋成但多目連經搬其雜劇數言反覆思之盂蘭盆実起於風俗而目連救母之事偶符是日且佛氏盂蘭盆二字之音又與之同遂訛而為盂蘭盆也或當是此梵藍盆三字亦不可知但佛教與祀先之事日崇而風俗之事日遠且微也故不復知前知義佛華記華録抄過亦錯但於三字難通因得其説贊之於稿

元世祖一日命廣希憲受戒於國師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乎希憲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上称善

初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容術時為目子祭酒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礼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慄然

張巡力竭西向再拜曰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此為字與伯有為厲之厲不同原其意誓欲

為猛厲之鬼以殺賊耳李翰表云臣聞強死為厲游魂為
變有所歸往則不為災此正伯有為厲之驗輸之意蓋欲
七為墓招弭巡等故云然耳後人多誤解致屯邪說至
有以厲即古厲謂巡為掌疫癘之鬼遂致道觀塑巡為
青面鬼狀可怪也其中羽林將軍廟諡為雨淋而不覆以
屋三孤廟諡為三姑而省三女節山西有丹朱嶺蓋堯子
封域也乃鑿一豬形以丹塗之世俗傳訛大率類此
狄梁公為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狄奉使先脩
供頓芙州長史李玄中以道出妬女祠俗稱有盛衣
服車馬過必致雷風之異欲別開路梁公謂曰天子
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而師濺道何妬女之敢害
辯惑編曰江南淫祠在唐為狄梁公盡燬唐衰礼廢繇
以五季之乱妄意徼福諂非其鬼泛然以大號如封
秦雜祀典祠廟滋多里巷問王他有祠蓋肇於此嘗
以民情推之其始也必以農谷之功本乎他土歲時
享祀亦進乎報本之意也迨夫廟貌之設無可為像
遂以卿之有崔爵者當之訛久而世代變革莫詰殖

謬至有可笑可怪而不可曉者姑以日前言之郡城西南三十里曰梅村廟稱三姑其初必曰某姓王孤之官後乃譌為三姑也按周礼三孤之貴次於三公即後世所謂少師少傅少保是也村毗巫祝之流無知妄作以孤為姑又城之北東有祠十姨者必拾遺之訛祠兩淋者必羽林也夫以十姨為一婦人以兩淋為無室處兩淋其神是則可笑而已至若三姑乃儼然塑少艾三人冶容美飾衆所具瞻且復變九里塘為九女以附會其無根之訛蠱惑人心傷風敗俗

有不容不辯者其矣人之好怪也昔蘇長公之詩有曰舟中賈客莫謾狂小姑前年嫁彭郎蓋江州有大孤小孤之山澎湃之磯亦訛孤為姑澎湃即蘇公戲而譏之意甚明白足以破其惑也

唐垂拱四年安德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曰鴻各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禦推之名皆時者非見幾之主自担龍御字横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家拾而逢劍沙立作禍於前里夷覆滅於後七廟墮圮萬姓屠原鳥思靜於無

陳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禎符常素靈之鉄運俯張地紐彰鳳舉之符仰緝天綱欝龍興之兆而君潜遊澤國喘聚水鄉務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曆數之有歸遼奮關中之翼竟垂陛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人千之子以為殷鑒豈不惜哉固當匿覬東峰收覬北極豈合虚承廟食盡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章收寄今遣焚燎祠字削平臺室使意撤銷盡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為人患

撤到如律令遂除羽廟餘神竝除惟會稽禹廟存焉會昌中晉陽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善為政州境大旱禱祠數句無應有郭女巫攻符術厭勝之道有監軍携至京師因緣出入宮掖其後歸遂疏天師天久不雨境内惶惧皆曰若得天師未不足憂也惟謙具幡蓋騶從迎至祠所盛設供帳飲饌自旦至夕立於庭下兩日語謙曰為雨飛符於上帝請雨三日觀者雲集三夕雨不降又曰此土災沴亦由縣令無德為雨再請七日當有雨惟謙罷己奉之愈恭及朝又無應郭

乃驟索馬入州謁曰天師已為百姓而未更乞祈禱
郭勃然怒罵曰庸鎖官人不知理天時未有下雨留
我何為謁謝曰明日排比相送遲明郭將歸者醴一
無所設惟謹坐于堂上大怒曰左道女子妖惑日久
當須斃此焉敢言歸叱左右曳於神堂杖背三十投
於潭水祠後有山遂令設席焚香端笏立于其上闔
縣駭去長官打殺天師馳走者紛紜少頃雲合雷震
大雨數尺士民自山擁謁而下州將初責以專殺巫
者既而嘉其精神有感與監軍表言其事制書褒美
賜章服并錢五十萬後歷絳縣二州刺史治皆有名
齎曆中亳州云出聖水服之愈宿疾無差自洛至江西
數十郡人爭施金傾人使往汲以欺獲利千萬人轉
相惑李德裕在浙西命于市集人置釜取其水同猪
肉五斤煮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遂巡就爛自此人
心稍定妖者尋而敗露伏罪

有與盛教授請除土地夫人書曰伏覩本學重建他廬
祠於戟門之外其神本無有也使誠有之是豈不知
廬耻者哉今首像之設夫婦偪坐楚〻乎群釵之飾

盈之朱粉之妝侍從旁立男女襁褓禮曰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又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雖近世禮俗之弊亦未嘗無男女之別至於閭閻細民客或過之其妻猶避而不出豈有身為神妻乃不知內外之分呈身露面攙拖並食以饗士大夫邀一旦之薦及不若閭閻匹婦乎吁此明雖殊理則一致決無是理明矣右辯惑具此書可以為各鄉本境土神之笑

中丞東橋顧公璘正德間知台州府有土地祠設夫人像公曰土地豈有夫人命徹去之郡人告曰府前廟神鉄夫人請移土地夫人配之公令卜於神許遂移夫人像入廟時為語曰土地夫人嫁廟神廟神懼喜土神嗔期年郡人曰夫人入配一年當有子復卜於神許遂設太子像顧公既徹土地夫人又惑於此蓋見神之不足信以笑愚民之易惑也

北豁陳先生曰聖學不明鬼神情狀都不能曉如泰山封帝儼然人形旦立后殿不知又是何山配之為婦眉州有神曰茅將軍巫覡皆狂禍福紛錯州皆畏而禱之共作大廟像字皆雄祈驗如響大傳蘇公忽棄醉

阡村僕二十許人入廟以斧鑺其像投溪中而毀折
其廟屋竟無所震後三年伯父初登第太傅甚喜親
至劒門迎至七家嶺忽見一廟甚大視其榜曰茅將
軍太傅曰是妖神却在此為幻耶方欲率衆復毀忽
一廟吏前迎拜曰君非蘇七君乎昨夜某夢神告曰
明日蘇七君至吾甚畏之哀告蘇七君且為客恕幸
存此廟俾竊食此土也衆人怪之共勸乃捨
晦菴先生曰紙錢起於玄宗時王璵蓋古人用玉幣後
未易以錢至玄宗惑於王璵之術而鬼神事繁無許
多錢未埋得故興作紙錢易之

肅宗以王璵為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禱山川有
巫者少年盛服乘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銖求金帛
積載千後與惡少十數輩橫行州縣至黃州左震為
刺史晨至驛門扃戶不啟晨命壞鍥而入曳巫斬階
而下惡少皆死籍甚緡鉅萬金寶堆積悉列上曰臣
已斬巫請以所藉錢代臣貢民輸稅其中使送上請
死朝廷慰奬之

梓潼神相傳為文昌星主士子謂典司文衡有為梓潼

會以崇奉之者嘗觀文獻通考英顯王廟在劒州即梓潼神張亜子仕晉戰沒立為廟唐玄宗西狩追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咸平中王均為乱官軍進討顯靈立功詔改王號為帝徽此考則相傳者惑以為實

近世無子者多祀張仙以望嗣迄不知其故也蜀生孟昶美丰儀喜獵善彈弓乾德三年蜀亡掖庭花蕊夫人隨輦入宋宮夫人心嘗憶昶悒悒不敢言因自畫昶像以祀後伴言於衆曰祀此神者多有子一日朱

祖見而問之夫人遂托前言詰其姓遂假名張仙蜀人歷言其成仙之後之神故宮中多因奉以求子者遂蔓延民間翌日宋祖命夫人作蜀亡詩蓋因有疑於張仙夫人則答曰君王城上樹降旗云云因亦有見其惜也嗚呼假神祀詩不懼禍花蕊亦可謂鐘情義者又張仙名遠甚正代時遊青城山成道老泉有贊譚纂只知假托又不知真有張仙也

宋淳祐間瑞州高安鄒氏女棄俗脩道自言遇仙號仙姑預言某日當飛昇至期沐浴更衣忽不見止遺雙

履於欄砌四方祈福者不絕縣聞之郡或謂申請廟
額封號浜損齊起畏未宰高安疑之遣人物色乃與
道士洼奔得於龍興新建之境籍為官妓道士就為
樂戶洪悉按治以解衆惑

范曄作東漢史為方士立傳如左慈之輩妖怪特甚君
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
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丼陵有丼始廬江有
左慈陽城有郤儉善辟穀老號數百歲所以事之魏
國者誠恐此人扶好宄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漫

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嶠海釋金輅而顧雲輿
棄文騾而求飛龍乎子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矣漢
武帝刻意求仙至以爰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不
年迺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丼
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天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
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久矣帝在有人曾哭者胆未
廬江有監司某者謝事懸車延方士煉丹敬信之如鍾
呂復生其夫人頗知書史嘗戲問之曰丹成何以謝
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圖謝人；曰渠既不圖

謝何故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我有仙風道骨故傳夫人笑曰君垂涎點化志在會財妾未嘗聞峯業三島乃有貪財神仙詰問其女壻未謁之夫人曰金丹若成當傳之壻乎監司有難色大曰君得金丹不肯傳壻君非方士之壻渠胡為顧肯傳乎監司終不悟君無何方士化為烏有先生而丹鼎從之夫人又戲之曰夜未方士去赴蟠飛之會未知騎黃鶴去耶騎赤鯉去耶監司黯然

邢和尚書嘗以丹道伊川先無先生以詩謝之云至神通化藥通神遠害衰翁救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韓文為李千墓誌曰千遇方士柳必泛受藥法服之性狂下血北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抱中為空竇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為丹砂云予不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恭尚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弟刑部侍郎李建襄陽

節度使工部尚書孟蘭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
吾將軍李道古此數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
食水銀得痟自說若有燒鐵杖自竅貫其下者摧而
為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嘔血十數年以斃殿中
疽發皆死刑部旦死謂予曰我為藥誤其李建一旦
無痟死棄陽黜為吉州司馬予自表州還京師裴陽
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脈之獨不死今
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痟其家人
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旦下之下則乎矣痟二歲

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由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
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為戒者
也顦顇呆兢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曰五
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監醢以濟百味脉魚
鷄類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之不可食一蓮之饌禁
忌十常不食三四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
之好者又曰彼死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痟曰
藥動故痟之去藥行乃不死矣及旦死又悔嗚呼可

哀也已

黃魯直燬寧初宿石塘寺之有鬼靈異僧敬信之一夕夢曰分寧黃刑部至僧曰侍即乎尚書乎曰侍即也魯直南遷年已六十親故以為夢魯直曰宜者州耶以宜人也且石塘鬼侍即之古豈數我哉而魯直竟歿於宜州誰謂鬼果靈異而僧之夢可盡信耶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第也少時夢謁大乾夢懷剌侯謁廟庭下謁者索剌出諸神視其題字云宜教即廖果遂覺後登第段秩以宜教即寺閉請逐者及門

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友相勉為簣之文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掛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硯劒止能為劒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遠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然盡靈知覺萬里並該固有朝為弼暮為舜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宣至正即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未及學而客

死王大怒誅之漢武帝時有獻仙酒云飲者不死東方朔竊飲之帝怒欲誅之朔曰陛下殺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不死大盖王不知客之欺己而眾學者之晚武帝明知飲之亦死而故縱方朔之誅何其惑哉

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些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不是自彼来入此亦不是自往而復歸如月影在一盆水裏除了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月影又飛上天去歸那月裡哉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郡裏明年又復来生這枝上哉

齊竟陵王霸子良精信釋教而苑子真盛称無佛竟陵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當貴何得有貧賤范答曰凡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発一枝俱開一帶隨風而墜自有拂簷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臨籬墻落於溷糞之側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

道家言又身有三尸虫謂之三彭每庚申日乘人之睡以其過惡陳之上帝故學道者遇是夕輒不睡許郢州詩云夜寒初其守庚申是也柳子厚集有罵三尸

出文吳淵穎有三彭傳則儒亦以為有是物矣嘗記
避暑錄話載程紫霄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嘗
與道相依王皇已自知行止任雨三彭說是非此近
道得孔子禱久之意也
朱晦菴云真武非是有一箇神人披髮者蓋只是玄武
所謂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亦非是有四人物以角心
為角心星為心尾心為尾是謂青龍虛危星如龜騰
蛇在虛危之下故為玄武真宗時諱玄字故改為真
參星有四脚如虎故為白虎畢星如畢斡星如項下
嗉并星如冠故為朱雀蕉廬仝詩頭戴井星楊子云
言龍虎鳥龜正是如此
又玄武即烏龜之異名龜水族也水屬北其色黑故
曰玄龜有甲能捍禦故曰武其實只即烏龜一物耳
北方七宿如龜形其下有勝蛇星蛇火屬也借此以
喻身中水火相交遂繪為龜蛇蟠虬之狀世俗不知
其故乃以玄武為龜蛇二物
余平生不信鬼及觀紀傳所錄鬼祟之事往往有之如
呂佑見趙王如意武安侯見竇嬰灌夫漢武帝見李

夫人唐明皇見楊貴妃凡此類不可勝紀真若有形物狀貌可目觀者何也蓋呂后之殺如意武安之殺竇灌不以其眾心之明未嘗不歎此一事若故臨死之時窮則反本呂后遂以為趙王如意攝其左脇武安遂以為竇嬰灌夫俱坐床頭二人之見生於歎也武帝溺愛李夫人明皇溺愛楊貴妃雖其身死已久而二君之心未嘗不冀其一過也故少翁得假為鬼物使武帝觀見之鴻都道士得措其魂魄使明皇觀見之二人見生於溺也吳有靈巫一人取里白

蓍若十枚以金覆之令巫時無不中者其人慊之史手漫握數子令射遂不中其人悟曰吾心所明彼能知之吾心所不明彼亦不知巫杲靈哉以此知人之見鬼惑祟皆生於心之有所忌也

正五九月新官到任今人多忌不知所謂考之唐時以此三月斷屠宰上任必有大宴宰割過及下人緣禁不便故於正五九不上任非其利也今無禁而不用至於移居忌之豈非因襲之弊耶又一說以正五九月建乃寅午戌屬火臣音為商之屬金恐

火之尅於金故忌之未知是否

戲謔

公孫龍見趙文王將以誇車眩之因為王陳大鵬九萬里釣連鼇之說王曰南海之鼇吾所未見也独以吾趙地所有之車轂子寡人之鎮陽有二小児曰東皇公上滇吏有所謂鵬者群翔于水上東里掾入海以捕之攫而得渤海之深才及東里之脛顧何以貯也於是挽左伯之中以囊焉左伯怒相與鬬之久不已東里之母乃拽東里回左伯舉太行山擲之誤中東里之母一目眯焉母以訴剔出

向西北殫之故本行　斷而所殫之石今為恒山也
子亦見之乎公孫龍逡巡喪氣揖而退弟子曰嘻先
生持大說以誇眩人宜其困也此可以為大言不慚
者之戒

艾子使於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為強秦所侵徼求無
已吾國貧無以供之欲草兵一戰、又力弱不足以拒
敵、如之何則可、先生其為謀之艾子曰、亦有分也、王
曰其有說乎艾子曰、昔有龍王逢一蛙、於海濱相問
訊、後蛙問龍王曰、王之居處何如、王曰、珠宮貝闕、輦
飛璇題、龍復問、汝之居處何若、蛙曰、綠苔碧草、清泉
白石、蛙復問曰、王之喜怒何如、龍曰、吾喜則時降膏
澤、使五穀豐稔、怒則先之以暴風次之以震霆、繼之
以飛雷、使千里之內寸草不晉、龍問蛙曰、汝之喜怒
如何、曰吾之喜則清風明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之以
努眼、次之以腹脹、逾後至於脹過而休、於是燕王有
慚色、此可謂不度德量力之戒、

艾子行水塗見一廟、矮小而裝飾其嚴、前一小溝有水、
人不可涉、顧於廟中輒取大王像橫於溝上履之而

去復有一人至見之再三嘆曰　像豈可褻慢乃自扶起以衣拂餘捧至坐上再辭而去須臾艾子聞廟中小鬼曰太王居此為神享里人祭祀反為愚民之辱何不施禍以譴之王曰然則禍當行於後來者小鬼又曰前人以足履大王辱莫甚焉而反行禍後來之人何也王曰前人也不信矣又安敢禍之艾子曰真是鬼怕惡人也此可為欺善怕惡之戒

種放未過時張齊賢言於俗宋真宗召為左司諫攜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後辭歸山當時錢希白典楊大年二公飲酒作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疑最閑司諫拂衣歸羊山錢希白曰世上何人疑最忙紫薇失却張君房時人傳以為笑祥符中余詞臣撰日本國祖光記當直者學不優常以張君房代之既傳宣甚急張正醉欲樊樓紫薇大害忙不忙也

梅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難通語沙淺俗而可笑亦其病也如有人贈漁父詩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唯聞風雨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又有詠作詩云盡日覓不

得有時還自未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而說者云此是
人家失却猫児人皆以為笑也此與春眠不覚暁處
ゝ聞啼鳥夜来風雨声落葉知多少人為曽盲詩
王荊公暮年喜集句山谷謂正堪一笑司馬温公為定
武従事同幕有私幸営妓而公諦之嘗會僧廬公性
迫之使妓踰墻而去度不可隠乃其道之公戯曰年
去年来ゝ去忙暫偷閑臥老僧房鵲回一覚莊仙夢
又逐流鶯過短墻又如壽醫者老娶少婦或嘲之曰
偎他門戸傍他墻年去年来ゝ去忙採得百花戒蜜

又曰雲固掩天熱風能散之不若呼風児既又曰風
固能散雲墻足以障之不若呼墻児於是呼墻児既
又曰墻固能障風狄鼠穴其下墻則覆矣不若呼鼠
児既又曰鼠固能覆墻狄猫實能捕之不若呼猫児
為愈也於是仍呼曰猫児此與　國朝因之之語何
異哉館中皆関芳洲聞之亦失笑
有同僚官數人會飲一官貪餘俱清廉一人行酒令約
曰要一物一古人名一詩書俗語首今者曰予出門
去拾得一銭送與劉龍ゝ却而不受曰右子勝似我

要錢做甚麼一還令者曰予出門去拾得一金送與
司馬光、卻而不受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
守其貪者還令曰予出門去拾得一掃箒送與韓襄
子襄子却而不受曰自家掃子門前雪休管他塗上霜
嘉靖庚子杭有三笑事穩婆為人汶生反生子於產家
一醫人因急症死於病家又有參倉官權巡捕為強
盜劫掠一時驚畏叫盜爺、好事者作一絕曰穩婆
生子收生喪醫士醫人死病家更有一般堪笑者捕

群談採餘跋
家大人性最嗜學然患有喘疾每發
輒經句或踰月中歲即謝諸生寄傲
泉石蕭然自適未常逆於物也於書
無所不窺無論名家即稗官野史技
術方言咸究心焉有當意者隨手紀
之久而成帙名曰群談採餘己丑冬

不自思益奉以入粤雲卿既遠兢
然深以隕越為懼莊誦之次多所異
聞顧卷帙繁多姑先摘其半鍥之以
公同好餘尚有得也書成謹題末簡
聊識孺慕云
萬曆壬辰端陽日男思益書于廣州
理刑公署

群談採餘後序

司理公奉三尺理于廣三歲燭幽斧疑
斷採掀滯十六州邑人自以不寃議者
以公才足天下平此直其一斑云予暇
日過公〻顧一侍史從者中取新縹帙
來予受而目之既則
待封君之所集録題為群談採餘者也其

集纂言記事提要鉤玄上述天時中道
人事下悉物態爬羅剔扶窮子極史令
昔華實擷捋在茲若綴狐白攢雞跖陳
睥盆示児色丶輻輳萬永而精来也予
謂司理公曰尊公此集其潜夫論丶衡
之流欤予幸居邑与公隣習聞尊公之
為人博物君子也不啻其至於是丶集

若行能使人錯事者添一龜鏡籍捉塵
者智囊時探而取之尚亟付剞劂氏以
朝不朽公曰予心也家大人集此數十
年良勤矣義不可使終閟無述君以為
可願託君言以壽矣予曰唯丶予何言
大氏卓犖瑰瑋之士天篤其才勢必有
所洩得志則高議雲墜摘藻金馬指畫

三五使荃宰改容懽聽布底蘊于縣宇
其次亦以一余各竪所長非然者則有
述古昔陳當年思有所輯錄以自見何
者勢之所洩不彼則此　待封君金玉
追琢奚有長才而天以鐘美若嗣之故
不欲令遺洩於其躬是故以其精蘊者
託而洩之司理公而以其緒餘者抒挾

於此是宜其有是集也有問者曰
待封君閎襟鉅抱所弸彪自足成一家
言奚取群詮為矧採餘也應之曰述而
不作　待封君其慎而謙欤方今典籍
大備即多文章鉅公何能一語不出於
古人惟新于故鏤腐得奇是士衡所謂
啟夕秀於未振者称天子者以折衷之

功倍于作予必以羣詮拯餘為
待封君之一家言也司理公驟然命侍
史者識予言于後卷予惟廣人既重得
司理公且重公之右著述父也羊城之
紙價齊洛陽矣 書
萬曆壬辰孟夏吉旦同知廣州府事通家
春睨生陳鴻漸頓首拜書

